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松 陽 講 義

(下)

陸 罷 其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  
種百七集二第

義 講 陽 松  
冊 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著 者 陸 隴 其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中 E 六九三

徐

(本書校對者童振福)

# 松陽講義卷之六

## 論語

子貢問曰。賜也何如章。

這一章。因論子貢。而見聖門之人才。遠出流俗之上。通節俱是贊詞。大全朱子。謂子貢畢竟只是器。非不器也。此是推言外之意。不是夫子此時口氣。集註云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。其亦器之貴者歟。一抑一揚。原重在揚一邊。大抵天下人才。最怕是無用。不但庸陋而無用。有一種極聰明。極有學問的人。卻一些用也沒有。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。虛無寂滅之輩。他天資儘好。費盡一生心力。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。故這一箇器字。亦是最難得的人。到了器的地位。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。子貢問曰。賜也何如。而子曰。女器也。這原是喜他的口氣。夫子說這一箇器字。便欲救正許多人才。人若會得這箇器字。自然天資學問。不敢亂用了。然器卻有貴賤之不同。真的便貴。假的便賤。大的便貴。小的便賤。春秋天下。也有許多有用的器。其功業赫然。天下亦多受他的賜。然卻多是假的小的。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。又曰。斗筲之人。何足算也。這樣器。便使人可鄙了。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。故問何器也。而夫子以瑚璉許之。這又是極喜他口氣。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。是真器。不是假器。是大器。不是小器。子貢之才。如可使四方。可接賓客。多是正誼明道作用。非功利誇詐者比。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。這瑚璉兩字。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。

人若會得這兩箇字。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。可鄙可賤。觀女器也一句。則知聖門之實學。觀瑚璉也一句。則知聖門之真學。總是三代以上人物。不是春秋人物。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。破吳強晉之事。純是戰國縱橫氣習。此是相傳之謬。決非子貢實事。若子貢果有此事。則是世俗所謂器。而非瑚璉之器矣。觀夫子稱許之如此。則史記之誣可知。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。以君子許子賤。故以己爲問。而夫子告之如此。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。尙未是不器之君子。雲峯胡氏曰。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。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。可充之以至於不器。子貢雖有用之成材。尙有所局。而未至於不器也。其說亦有理。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想如何方成得器。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。又如何可到不器。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。臨事自不疑不懼。便是有用之器。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。無一毫徇外爲人之意。便是瑚璉之器。這箇工夫不息。不要自足。到得熟了。便能不器。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

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。朱子謂仁道至大。非全體而不息者。不足以當之。朱氏公遷曰。無所不體。而自然不息者。聖人也。能全體之。而不免有息者。亞聖也。體之未必能全。而息之之時又多者。仲弓子路以下是也。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。而遽以爲仁。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。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。合此二條觀之。則仁之體段可見。而三子之未得爲仁。不待辨矣。孟武伯承懿子之家學。略聞聖門之論。知仁之可尙。而未識仁體。見三子之在聖門。所守者。正義明道之學。所用者。存理遏欲之功。故皆疑其爲仁。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。初問子路。夫子以不知答之。而猶未信。以夫子之論。近於



過嚴而閒斯行之之子路。未可以日月至量之也。蓋其見識。尚在子路之下。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。其視仁也粗。則其視子路也重。夫子謂若由也。使之治賦。則必堂堂正正。雖伍兩卒旅之間。必從天理上走。決不如世俗之詐。至於仁。則不知也。武伯問求問赤。猶之問由也。夫子謂若求也。使之爲宰。則必光明正大。雖刑名錢穀之間。亦必從天理上走。決不如世俗之陋。至於仁。則亦不知也。若赤也。使之對賓客。則必文質彬彬。雖揖讓周旋之際。亦必在天理上走。決不如世俗之淺。至於仁。則亦不知也。蓋三子皆求仁而未。能仁者也。自武伯視之。則三子無一毫病痛。自夫子視之。則三子尙不能無病痛。自武伯視之。則三子已純乎天理。自夫子視之。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。故日月至焉。非夫子看不出。或在或亡。非夫子看不出。夫子非刻論三子也。仁道固如是也。武伯之問。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。充其論。勢必將金銀銅鐵。混而爲一。不復知辨。天下遂無仁矣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須知仁道至難。當日聖門高弟。何等樣志向。何等樣工夫。夫子尙不肯輕許之。吾輩今日。粗粗認得個天理人欲路徑。去升堂入室地位。豈不甚遙。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。夫子不又云乎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。仲弓之主敬行恕。不要一毫放過。不要一息放過。由疎而密。由淺而深。由生而熟。則仁之地位。又豈是終不可到的。

明季講家。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。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。只宜掄材而器使。何必問仁。此說大謬。三個可使字。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。其治賦爲宰對賓客。皆是天理上作用。但未可謂仁耳。絕不是世俗所謂才。所以可使。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大行錚錚於時者。皆不可使者也。這三箇可使字。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。此章只是論仁。竝無器使意。後世天下敗壞。皆由不論天理。只管要用才。使貪使詐。才

愈多而天下愈亂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。

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

這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。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。只在天資學力上。天資則有沈潛高明之分。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。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。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。一則僅能聞一知二。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。此則未嘗差。多聞多見。原是聖門必用工夫。所謂博學於文。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。只是顏子天資敏。工夫密。到得快耳。注中顏子明睿所照。子貢推測而知。不過是敏鈍之分。熟與不熟之分。非一錯一不錯也。這推測而知。內居敬窮理。工夫都有。聖門弟子用功。未有不兩件並進者。子貢要到顏子地位。只是只管推測。到得熟了。便是明睿。別無他法。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。夫子恐其不求復進。故以孰愈進之。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。欲其舍此學彼。後來聞性與天道。聞一貫。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。做到純粹。遂自得手。不是另換一樣工夫。然後得之也。自明季以來。講家講此章。卻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。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。而始悟其所以不如顏子處。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。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。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。皆誤看也。此皆因姚江之學興。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。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。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。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。真謬論也。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。知其能自知自屈。遂不覺深許之。許之之意。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。纔覺病便是藥者。此說似是而非。謂覺了退纔肯進。覺了病纔肯藥。如此說則可。若云便是進。便是藥。則似立地成佛話頭。不似儒者議論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爲學。最不好是一箇矜字。最好是一箇遜字。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。

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。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。尚且以不如顏子自歎。今日我輩。又萬萬不如子貢。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。然但不自矜而已。亦不濟事。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。便猛力做進去。到聞性與天道時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。今日吾輩誠自見爲不如人。亦當猛力做進去。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。論吾目前地位。去顏子何啻霄壤。若能做得顏子工夫。便與顏子一般。何怕之有。所以傳說論學。說一個遜字。又說一箇敏字。遜與敏。缺一不可。

聞一知十。不限定是一貫。若作一貫看了。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。不應有疑矣。此章一字。與一貫之一。亦不同。

###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

這一章見仁恕之分。學者當由恕以求仁。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仁也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恕也。恕則子貢或能勉之。仁則非所及矣。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。方看得如此分曉。說得如此明白。所以分仁恕者。卽是生熟難易之間耳。熟的是仁。生的是恕。自然的是仁。勉強的是恕。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。已曲盡此章之義。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。旣爲仁者之事。便是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的地位。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位。子貢如何卻看得這樣容易。雖非自謂已能如此。然卻似一蹴便可到的。只緣他不曾著實在這箇上做工夫。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。但見世上紛紛多故。皆由人我間隔。吾所不欲無加諸人。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。只此一言。便見他學力尙淺。若曾在這個上著實用功來。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。一爲氣質所拘。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。最難拔者

習俗。一爲習俗所囿。則知有我。不知有人矣。最難除者私欲。一爲私欲所蔽。則知有我。不知有人矣。是雖刻刻存養。刻刻省察。竭力推致。竭力擴充。尙恐未能盡融其渣滓。未能盡絕其萌芽。如何可輕說得箇無字。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。賜也。非爾所及也。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。亦是必可及之事。然不是容易及之事。視爲容易。則用力必疎。疎則理欲夾雜。而不能辨也。用力必淺。淺則私欲乍發。而不能制也。始見爲易而驟進。繼必見爲難而速退。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。世上紛紜多故。由於人我之見未化。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。有以致之。夫子此言。不是貶駁子貢。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。以漸及乎此也。求及乎此。無他。亦曰恕而已矣。夫子平日告子貢曰。能近取譬。曰可終身行。皆與此言相表裏。蓋由生而熟。由難而易。由恕而仁。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。他日子貢聞性天道之後。亦深服夫子之教。不躡等。此章亦其一端歟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要汲汲去理會恕字。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。而不能恕。則當如孟子之強恕。無忠做恕不出。則當由盡己而推己。恕字工夫熟。則仁在是矣。何不可及之有。

##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

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躡等之意。但教不躡等四字。不要粗看了。學者淺深生熟之等。不是教者十分明白。十分留心。看不清楚。要在這四字內。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。方好文章性天道。原不是二件文章。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。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時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。不是說文章內得性天道也。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。亦不是常言的。要玩註中罕言二字。看學者火候到時。方與之言。若火候未到。則不輕與言。故曰罕言。子貢此語。蓋與多學而識章。相去不遠。故深有得於性天道。而歎夫子

教法之妙。若使夫子早與言性。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。非徒不知其妙。而強探臆度。反將文章切實工夫。不去着力。便躡等而無成了。惟其起初。不言專教他在文章上做工夫。講求其理。省察於身。博學審問。慎思明辨。篤行者。皆只是文章。直至功夫既久。方纔使理會性天道。所以便能豁然貫通。就聖門觀之。如顏子初時。只教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。到後來。方能如有所立。卓爾。曾子初時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夫。到後來。方能一以貫之。方其博文約禮。精察力行之時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。是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及其卓立一貫之時。亦必有一番指點。一番考驗。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。皆是這箇教法。其餘門弟子。見于論語者。夫子所教。皆是文章上事。其後來性天道。聞不聞不可知。然總之。文章性天道。是兩項工夫。必不可躡等者也。但有一說。性天道不可躡等。然則今日學者。未到顏曾地位。便不必講求乎。如易之陰陽太極。書之降衷。恆性。詩之曰。明曰。且。以至中庸之天命。孟子之性善。皆當存而不論乎。是不然。昔朱子輯近思錄。首卷卽列太極圖說。或疑陰陽變化性命之說。非始學者之事。呂東萊先生曰。後生晚進。於義理之本原。雖未容驟語。苟茫然不識其梗概。則亦何所底止。列之篇端。特使之知其名義。有所嚮望而已。以此觀之。夫子當日。教其餘門弟子。雖不與言性天道。豈不一及其梗概乎。止及其梗概。還當不得此章言字。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。躡等凌節耳。非謂可存而不論也。若梗概也不曾知道。便說我不敢躡等。聽其茫然。這樣人亦難與入道。

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

這一章。圈內朱子註。是一樣意思。圈外程子註。又是一樣意思。今只當依朱子講。這有道無道。都要切衛。

國情形說。不要泛看了。這知愚二字。是就世態俗情上論。知是謂其能自安逸。能自養重。就如說乖巧一般。愚是謂其不知避險。不知辭難。就如說癡呆一般。此處文法。與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一例。不是真野人。真君子。但自世俗視之。則謂之野人。謂之君子耳。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。自世俗視之。則謂之知。謂之愚耳。大抵世俗見識。不過在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。故如唐之伴食中書。宋之三旨宰相。皆可謂之知。禹稷之三過不入。夫子之轍環天下。皆可謂之愚。夫子且不與辨。這箇只就其所謂知愚者論之。彼所共贊者。其知不知。武子好處不在此。此是人人做得來的。彼所共笑者。其愚不知。武子好處正在此。此是他人做不來的。自古天下。皆賴有這等愚人擔當。若無這等愚人。各人都揀安閒的去。做一個個思量。自古便宜。便不成世界了。這箇愚。不是一時激發。能如此。一時激發的。只可暫時支吾。稍久便倒了。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。不是其天性篤摯。學問深沈。斷不能如此。無本領人。如何及得他來。不可及就在愚處見。不必說到成公復國。轉危爲安。然後見其不可及。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。以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。此誤也。如此。則是以成敗論人了。總而論之。自人看武子。有知有愚。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。當國家無事時。宜乎安靜。則以能鎮定爲忠。當國家有事時。須用扶持。則以能冒險爲忠。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。學者看這一章書。便要思讀書人。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襟。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。除分外之事不可做。若職分之所當爲。便當勇往直前。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。方成得一個人品。此皆是依朱子講。若依程註。則知是露作用。愚是沈晦不露。委曲濟難意。此各是一意。大全新安陳氏。謂蓋於艱險中能沈晦。將圈內圈外註合作一意。恐未是。

註以有道爲文公時。無道爲成公時。考左傳文公時。武子尙未立朝。故明季講家。欲將有道無道。俱作成公時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。謂左傳成公初年。甯莊子尙在。武子應未立朝。然春秋時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。如何可遙斷。只當依註。

### 顏淵季路侍章

這一章。總見聖賢之心。公而不私。皆從天理中流出。皆是萬物一體之懷。總是一個仁。但有大小之差爾。故程子謂夫子安仁。顏子不違仁。子路求仁。蓋聖門雖罕言仁。雖不輕許人以仁。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。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。隨口說出。無非是仁。這仁似愛之理。卻卽是心之德。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。這章志字。只泛說。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。大抵志是學問頭腦。有了這志。然後就上面做工夫。今人都被私欲做主。亦緣未嘗有志。無所管束。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。所以聖門最重這志。子路車馬輕裘。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。豪俠之徒。亦輕財好施。是從意氣上來的。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。看得朋友與我。痛癢相關。車馬輕裘。自不足惜。是萬物一體之懷也。顏子無伐無施。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。謙謹之流。亦抑然自下。不過是不敢自足。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。看得善是性分固有。勞是職分當爲。伐施自無從生。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。子路聞顏子之言。覺得己雖不吝。猶自見爲不吝。其去吝也無幾。己雖無憾。猶自見爲無憾。其去憾也無幾。此所以爽然自失。且意夫子之志。必更有進於是者。而願聞之。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畫矣。夫子隨口說出。老安友信少懷三句。不是另換一樣話頭。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。吾儒之學。不患其不公。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。不患不去私。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。人己之間。有一毫間隔。便

是吾性之虧。有一毫凝滯。便是吾心之疵。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。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。安信懷事不同。而皆我痾癢。乃身之事。雖天地有憾。堯舜猶病。總無一毫間隔。雖親親有殺。尊賢有等。而總無一毫凝滯。廓然大公。物各付物。天理周流。視無伐無施者。又不足言矣。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。運行於上。而萬物各得其所。氣象。夫子不覺隨口流露。所以平日自勵。則曰憤忘食。樂忘憂。惟恐有負此志也。教人則曰博以文。約以禮。欲其共求此志也。顏子之欲從末由者。此志也。子路之未足以臧者。此志也。惟洛沂數語。有此氣象。然特窺見之而已。未能實得乎此也。今日吾輩。如何能得到聖人這地位。真西山先生嘗論之。曰。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。必如子路之忘私。然後方可進步。不然則物我之私。橫於胸中。如蝨賊。如戈戟。然。又安能有善不伐。有勞不施。如顏子乎。況於聖人地位。又遠又高。非始學之事。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。

大全朱子曰。子路顏子孔子。皆是將己與物對說。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。故顏子孔子。各就上而說去。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。則顏子孔子。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。然意思却只如此。所謂意思却只如此者。不拘說何樣。便見聖賢大小之分。

子曰已矣乎章

這一章。是以改過望人。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。而惟欲人改過。故論語中屢言及之。而此一章。說到能見其過。而內自訟。是所以能改之方。其示人之意。尤爲喫緊。歎其未見。實深望其見也。須要先想。所以未見之故。天下有一種人。全不知道自己差了。將差處都認做是處。此是不能見其過。有一種人。明知自己差



了。却只管因循牽制。甘於自棄。或只在口頭說過。此是不能內自訟。這有三件。一是爲氣質做主。而不能變化。一是爲物欲牽引。而不能割斷。一是爲習俗陷溺。而不能跳脫。所以不能無過者。由此三件。所以有過而不能見。不能自訟者。亦由此三件。這三件帶了一分。便成一分病痛。或暫開而輒蔽。暫強而輒弱。或開於此。而蔽於彼。強於此。而弱於彼。或有一二分之開。而不能徹底悔悟。或有一二分之強。而不能直前決勝。或能見其過。而不能內自訟。或能內自訟。而又不能見其過。此所以歎其未見。不必全然自暴自棄。而後謂之未見。惟其未見。所以天下有過者多。而能改者卻少。氣質稟物欲習俗三件。盤據膠結。而不可解。動於心。而爲心過。發於口。而爲口過。形於身。而爲身過。以至處事接物。無往而非過。或不當做而做。則爲動之過。或當做而不做。則爲靜之過。或過在前。而病發於今。或過在今。而弊伏於後。或於理上增一分。則爲太過之過。減一分。則爲不及之過。雖其淺深輕重之不同。而總之皆是過。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雜。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。皆由於此。夫子所以深望之。而不能不重歎之也。然雖歎之。而仍望之。不止是空空歎息。就及門弟子論之。如子路人告之。以有過則喜。可謂能內自訟矣。卻未必能見其過。再求之力不足。非不自見其過也。却不能內自訟。若顏子之不貳過。不遠復。則皆從能見能自訟來。雖其天資之美。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。其他弟子。初頭雖未能如此。後來因夫子之教。而用力於此。以自成其德者必多。故未見。非終不見也。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跳脫耳。學者於此。切不可草草看過。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。格致誠正。修齊治平。內皆有這一關。戒慎恐懼。便是不肯放過這一關。不從這一關著力。種種工夫。皆不能透徹。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。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。防之之法。

無他。亦只是戒慎恐懼。

蔚州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。謂天下有四種人。吾夫子皆歎未見。竊嘗思之。好仁惡不仁。一種人好非所好。而惡所非惡。無論耳。抑或好之惡之弗篤也。故未見也。顏之不遠。曾之任重。好惡亦云篤矣。猶未盡其分量耶。隱居求志。行義達道。一種人求非所求。而達非所達。無論耳。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。故未見也。開之未信。雍之居敬求達。亦云裕矣。猶有限於時命耶。見過內自訟。一種人見過難。內自訟尤難。顏氏之不貳。子路之喜聞。不亦庶幾乎。何云未見耶。好德如好色。一種人好德難。如好色尤難。子夏之易色。南容之尚德。不亦庶幾乎。何云未見耶。一時及門之士。彬彬如此。列國之卿大夫。夙號名賢。相與周旋者。更不乏人也。然皆以爲未見。予嘗撫心自問。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。學者不必侈談高遠。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。按魏先生此篇。前言四種人。夫子皆歎未見。似及門諸子。無足當此者。末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。則此四種人。原可幾及。當時諸子。親炙夫子之教。亦必有幾及之者。所云未見。特就其始而言。非要其終而言也。由前而論。可以懼。由後而論。可以奮。

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

這一章見敬爲萬事之主宰。卽就簡言之。非敬不可。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。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。不敬而簡。則其簡爲苟簡之簡。而非簡要之簡矣。記者所以記此章。專爲這一箇敬字。特因論雍而及之。故詳敍其始末耳。夫子許雍可使南面。不是專許其簡。雍的好處儘多。故註合寬洪簡重言之。夫子的意思。只是謂世之論南面者。大約以政事爲重。而不知德行可以兼政事。如雍者。人知其爲德行之科。而不

知其卽政事之才也。仲弓聞夫子之許己。見子桑伯子之爲人。與己有相似而不同者。故舉以質之。以觀夫子之去取何如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。亦不專在簡。夫子特就簡言之。蓋見周末文勝。天下病在煩苛。得簡如伯子者。亦可救得幾分。如漢初承秦之敝。文景以黃老治之。天下亦得休息。然曰可也。則非全許之辭。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。但見夫子許其簡。不能不深防其弊焉。謂簡固治民之一法。然敬是簡之本領。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。是有本領的簡。有一種居簡而行簡的。是無本領的簡。居敬則中有主。而又能每事順理。省去煩苛。則簡必得中。不亦可乎。居簡則中無主。而又每事率意。一味疎略。則簡必失中。豈不太簡乎。蓋居敬則煩有煩之妙。簡有簡之妙。即使未必得中。猶賢於任意者。而況其得中者乎。居簡則煩有煩之病。簡有簡之病。即使有意求中。決不能得中。而況好以偏勝者乎。舍敬而言簡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。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。卽如文景之與民休息。而禮樂謙讓未遑。亦不無太簡之弊。夫子於伯子。所以僅可之。正是此意。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。夫子將舉之。以爲南面法。豈特僅可之已哉。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。而其言則默契焉。所以夫子不覺喜而然之。這雍之言然一句。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。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。禹之克艱。湯之聖敬。文王之敬止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。皆在雍一言中。與修己以敬一章。蓋相表裏。非沾沾爲一簡辨也。要之仲弓之言。原本於夫子。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卽居敬之意也。乃仲弓於問答之際。隨口拈出。可見其平日。書紳服膺於斯也。久矣。學者能如是。庶幾不負師訓也哉。然更有一說。居敬固是學之綱領。行簡亦非易事。居敬只是一心操持。始終勿懈。便是。若行簡。非格物窮理工夫。十分精密。安能簡得恰好。稍認不真。便以煩瑣爲精詳。以粗疎爲簡要。縱能

兢兢戒謹。亦不濟寧。故程子雖謂居敬。則其行自簡。而朱子必分作兩層。較程子之說。更爲精密也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便須將敬的工夫。著實去做。此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。不是到南面時。方纔做的。做得敬熟。胸中便有主宰。再去。做窮理格物工夫。事事要講求個中道。就煩簡言之。便須煩簡得中。瑣碎闊略。均爲不可。自日用常行。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。俱要細心斟酌。臨事方不至偏勝。勿謂此只是爲臨民者言。與學者不相干也。

子華使於齊章

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。見聖門精義之學。義是個恰好的道理。減一毫不得。增一毫不得。然惟聖人。則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。曾子之一以貫之。亦庶幾乎此。其他不是不及。便是過。故聖人隨處裁之。使到恰好處。卽如一取與辭受。不但不當取。而取不是義。卽不當與。而與亦不是義。不但不當受。而受不是義。卽不當辭。而辭亦不是義。苟爲非義。無論大小。皆是病痛。皆非君子之道。子華使齊。而冉子與粟。自世俗觀之。豈不是極慷慨的事。豈不可以救天下之吝。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。雖先與釜與庾。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。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。原思爲宰而辭粟。自世俗觀之。豈不是極廉潔的事。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。然夫子則以一毋字裁之。雖與隣里鄉黨。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。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。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。然恐厚之過。而傷乎義。其病有不可勝言者。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。然恐高之過。而越乎義。其病有不可勝言者。自春秋之末。大道日晦。士多好爲已甚之行。與之之過。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。辭之之過。則至於陵仲子之怪僻。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。

天下好勝之風。日甚一日。何所不至哉。子思取中庸二字。著書以示學者。孟子謂孔子聖之時。皆卽是此章意思。然朱子又嘗論之曰。學者未得中道。不幸而過。寧與無吝。寧廉無貪。此蓋深惡貪吝之徒。惟恐其托於一介不與之說。以蓋其陋。托於舜受堯天下之說。以便其私。故發此論。所以做愚不肖。而非謂與廉。遂可過也。孔門弟子。無一人不望中道上走。然各因其氣稟學問。而或過或不及。如先存一寧過之念在胸中。則其離中道。必益遠矣。更有一說。若欲一事合義也。還容易。至欲事事皆然。都要到那恰好處。不是工夫至熟。安能如此。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。然後能見其卓爾。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。然後能一貫。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。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樣子。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。直做到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地位。方是聖人裁成學者之意。

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

這一章。總是勉勵及門之爲仁。不是稱顏子貶諸子。仁者吾心之德。本與心是一物。惟聖人純亦不已。則到底是一物。自聖人以下。不免私欲之隔。心與仁遂分爲二。則以學力之淺深。爲離合之久暫。如同也。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。其心至明。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。辨之至晰。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。其心至健。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。持之甚力。故視聽言動。其心常在於仁也。造次顛沛。其心常在於仁也。直至三月之久。而能無間。則回之於仁也。可謂深矣。然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。則回不可不勉也。至若其餘。非不博文也。而其辨理欲。不能如回之至明。非不約禮也。而其存天理。遏人欲。不能如回之至健。故一日之內。其心或至於仁矣。而一日之外。卽不能不離。一月之內。其心或至於仁矣。而一月之外。卽不能不離。回之

心在仁之內而爲主。尚不可不勉也。其餘之心。在仁之外而爲賓。愈不可不勉矣。非謂回三月之外。其心便流於欲也。而不能不稍一間焉。是卽違也。非謂其餘日至月至之外。盡汨於欲也。而不能不夾雜焉。則不可謂至也。眞西山先生謂欲字有輕重。常人之心。無非私欲汨亂之時。若孔門弟子。日至月至者。雖未到無絲毫私欲之地。然亦必皆寡欲矣。此說得最有分寸。然又須知。此皆是孔門弟子。用功未至時境界。若到後來。顏子不遷不貳。如有所立。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。其餘或聞性與天道。或唯一貫。晚年進德者。常不止一二人。則亦不但日月至焉而已。人之心。豈有一定哉。亦視其學力何如耳。今日學者。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。作一故事看過了。要在自己身上體察。張子注曰。始學之要。當知三月不違。與日月至焉。內外賓主之辨。使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。過此幾非在我者。今日學者。若曾將大全看過一遍。則內外賓主之辨。便明明自白了。然未見其勉循循而不能已。有幾非在我之妙者何也。豈非只作一故事看過乎。須要刻刻在自身上省察。吾之心比回如何。比其餘如何。一念動。便要辨其是天理。是人欲。是天理矣。又要辨其爲內爲外。爲賓爲主。於此看得破。立得定。自然不能自己。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。心藏於內。夫子從何處窺之。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。大凡其心如是。其氣象亦必如是。但人不能盡識耳。朱子謂三月不違。不是閉門合眼靜坐。此不可不知。

子游爲武城宰章

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。而學者持身之法。亦可見矣。蓋取人一節。在一邑。則關係一邑之風尚。在天下。則關係天下之風尚。夫子見春秋之時。世風不古。廉隅漸弛。急思得人以維之。故刻刻留心。處處採訪。

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這個念頭。故夫子見子游卽以得人問。而子游卽以澹臺滅明對。一問一對。皆從一段拳拳挽回世道之意發出。不但從一邑起見也。但得人最難。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。亦有聰明蓋世之人。而取舍錯謬。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。好文學者多崇獎浮華之流。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。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。皆禍貽社稷。漢武崇獎一司馬相如。唐明皇崇獎一李白。不知壞了多少風氣。子游方任政事。而不尙權術。素好文學。而不貴浮華。獨取一等寧方無圓。寧朴無華。世俗所不喜之人。其見識力量。加於人一等矣。以此端一邑之風尙。則可以杜巧利之門。而塞奔競之路。以此維天下之風尙。則可以轉巧言令色之習。爲蕩平正直之風。春秋之天下。不遂變爲戰國者。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。維持之。後世之天下。猶知方正之足貴。而脂韋之可耻者。亦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。啓迪之。這章書直是世道人心。中流一砥柱。不要看輕了。然此只就取人者言也。若學者持身。亦不可不反覆玩味於此。大抵讀書人。甘心苟賤者。有幾人。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。爲可貴。不免隨波逐流。愈趨愈下。試觀滅明一徑。尙不肯由一偃之室。尙不肯私謁。何處可以苟且得。苟吾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。皆滅明所深鄙也。有一毫枉己徇人之念。皆滅明所深愧也。人品雖不一。這個卻是根本。根本一差。萬事瓦裂。無論爲狂爲狷。爲政事。爲文學。皆不足觀也矣。故須認清路頭。立定腳跟。寧爲拘謹。勿學通方。寧爲疎簡。勿學周旋。此持身之法也。吾輩今日欲學四科十哲。當先從滅明始。





# 松陽講義卷之七

## 論語

### 樊遲問知章

這一章論仁知。註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。蓋仁知工夫不止於此。故知是因遲之失而告之。亦如告由以不知爲不知。告牛以仁者其言也。訥皆是因病立方。曰可謂知矣。可謂仁矣。語氣便有分寸。不是謂知仁之道。盡於此也。樊遲問知。不知他平日認知是如何。但其病必是於人倫日用間多所忽略。卻不免惑於禍福之說。這個病不除。卽竭力去做窮理格物工夫。決不能切實。遲又問仁。不知他平日認仁是如何。但其病必是於當做的工夫。怕其難而不做。卻不免有速求其效之心。這箇病不除。卽終日去做克己敬恕工夫。決不能真實。故夫子因其問知而告之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可謂知矣。民字只作人字看。勿指羣黎百姓。民義如子臣弟友。視聽言動。喜怒哀樂皆是。務是辨其體用。考其節文。鬼神以祀典之正者言。不去諂瀆便是遠。朱子曰。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。曰遠者以其處幽。故嚴之而不瀆耳。若其非正。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。在上則明禮以正之。在下則守義以絕之。此二句總是知其所當知。而不惑於禍福之不可知。緊對樊遲病痛。去了這箇病。然後窮理格物。可漸至於無不明矣。因其問仁而告之曰。仁者先難而後獲。可謂仁矣。事之所難。所包者廣。任重道遠皆是。程子專指克己。就其最重者言耳。仇滄

柱曰。先難二字。朱子集註。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。朱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。專在一先字。謝氏以心之不易爲難。喫緊反在難字。用功在先字。則與後字相應。是一緩一急對說。足杜樊遲謀利之意。喫緊在難字。則與獲字相應。卻是前此難。而後來獲。反開樊遲計效之心矣。此一句。總是爲其所當爲。且無所爲而爲。亦緊對樊遲病痛。去了這箇病。然後克己敬恕。可漸至於無不純矣。集註於上截言知者之事。下截言仁者之心。朱子謂務義敬神。是就事上說。先難後獲。是就處心積慮上說。事也。從心裏做出來。註雖分心與事。勿泥看。學者讀這章書。須知要求知仁。當各就自家病痛重處。盡情消融。消融得自家病痛。知仁工夫。便容易了。然病痛雖各不同。這箇忽略民義。諂瀆鬼神。怕難計效的病。是學者所最易犯的。如一部小學家禮。多束之高閣。不去理會。能務民義者。有幾人。佛老異端。甘心迷溺。不惑鬼神者。有幾人。至於先難後獲。且不要說此事。有個希圖效驗的意思。兼於此事外。營求僥倖。胸中都是功利念頭。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者。皆視爲迂闊的話。這個病不除。安有到知仁的日子。須要猛省。莫笑樊遲粗鄙。近利。樊遲粗鄙。近利的病痛。比今人尙輕得多也。

務義遠鬼神。先難後獲。淺看則各有兩層。深看則皆只是一事。真能務義者。自然能遠鬼神。真能先難者。自然能後獲。

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。不是說不當知敬遠。是曉得不可媚神邀福。正是知鬼神處。所謂不可知者。只指禍福言。

子曰。知者樂水。章

這一章分言知者仁者。欲人各就其天資之所近。而造就以成德也。朱子曰。此不是兼仁知而言。是各就其一體而言。世間自有一般渾厚的人。一般通曉的人。各隨其才有所成就。如顏子之徒是仁者。子貢之徒是知者。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。看朱子這一條。則知者仁者不必看深。若看深了。使似知仁合一。不似此章知者仁者了。樂水樂山。動靜樂壽。俱要想其所以然之故。知者所以樂水而動而樂。只是明於理。仁者所以樂山而靜而壽。只是安於理。理是人的骨子。得一分理。便成一分人。知者惟明於理。其胸中周流無滯。一切疑難之事。都阻他不住。如水之活潑一般。故以知者而遇水。猶以知遇知。如何不樂。所以樂水。仁者惟安於理。其胸中厚重不遷。一切嗜慾之類。都引他不動。如山之凝重一般。故以仁者而遇山。猶以仁遇仁。如何不樂。所以樂山。知者惟明於理。故徹內徹外。但覺其是一個動的氣象。非謂其有動而無靜也。即靜之時。而動者自在。總無一物。可以拘攣得他。仁者惟安於理。故徹內徹外。但覺其是一個靜的氣象。非謂其有靜而無動也。即動之時。而靜者自存。總無一物。可以搖撼得他。知者惟明於理。故其灑然自得者。憂患不得而撓之。蓋憂患能擾多惑之人。不能擾不惑之人。不惑如知者。荆棘皆坦途矣。則常見其樂焉。仁者惟安於理。故其凝然無累者。氣數不得而拘之。蓋氣數能限有私之人。不能限無私之人。無私如仁者。造化且無權矣。則常見其壽焉。學者試取知者仁者而想像之。有一種天資近於知者。須用工夫。做成了一個知者。便有這箇境界。有一種天資近於仁者。須用工夫。做成了一個仁者。便有這箇境界。然這箇知者仁者。也不是住足之處。更須用工夫。做到大而化之地位。則仁知合一。分之無可分矣。方纔是天下第一等人物。今日吾輩讀這章書。若但空空想知仁的光景。亦不濟事。須要思用何工夫。可以

到他地位。更思用何工夫。可以超出乎其上。如上章所云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便是求爲知者的工夫。先難後獲。便是求爲仁者的工夫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便是超出乎其上的工夫。顏子之博文約禮。孟子之知言養氣。皆是要做知仁之工夫。皆是要超出知仁的工夫。

註謂動靜以體言。慶源輔氏謂此體字。乃形容仁知之體段。非體用之體。按此說得最明。言體段。則便兼體用在內。

樂壽是以理言。如孟子之不豫。顏子之不永年。是理之變。不必以彼疑此。但論理之常。則自當有此效耳。

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

這一章。仁字以愛之理言。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。與宰我以從井救人爲仁一例。皆因聖門重視仁。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。安在仁者身上。若非夫子論正。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。仲子之廉。墨子之兼愛矣。以天地有憾之事。而求無憾於我心。勢必不能。夫子曰。何事於仁。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便可見這個不但仁者做不來。卽仁造其極而爲聖。亦是做不來的。故堯舜之世。也有黎民阻饑的事。也有百姓不親的事。天下雖底平成。而此心時見缺陷。世雖不敢病堯舜之治。而堯舜常自病於心。故論仁者。不必如此論。只要認得仁者的心。仁者之心。只是以萬物爲一體。休戚相關。看得萬物之阽危。卽是吾之阽危。萬物之狂惑。卽是我之狂惑。竭力扶持。竭力引導。故己立而人不立。猶己未立也。己達而人不達。猶己未達也。雖親疎厚薄。各隨其分。寬嚴緩急。各因其時。而總無不盡之心。視民物之休戚。直如手足之痛癢。這便是仁了。

豈必立盡天下之人。遂盡天下之人。然後爲仁哉。然這個地位。也不是容易至的。學者工夫未到。人我之間。每爲私意間隔。如手足本我身之物。而爲風邪所中。血氣壅塞。不能貫到手足了。只有一法。可以醫得此病。夫子嘗告子貢曰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。其恕乎。今欲求仁。亦只是恕。能近取譬。卽恕也。恕與仁有生熟之分。而只管從這箇上做去。到得熟後。便是仁了。初間以己所欲。譬之於人。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。到後來凡己所欲。卽以及人。不待費力矣。故恕雖未是仁。而卽是仁之方。大學治國平天下。皆要絜矩。絜矩卽恕也。曾子一貫。亦從恕做起。聖門最重這一箇字。今日學者。要將這箇字。切己體認。平日讀書。誰不知道這箇恕字要緊。到得人我相接之際。便被私欲牽去了。自家要暢快。便管不得人之疾痛。自家要體面。便管不得人之羞辱。自家要安逸。便管不得人之勞苦。所以要行這箇恕最難。又有一種人。亦有意去體貼人情。而平日未嘗讀書窮理。體貼不出。不該通容的。也通容了。不該委曲的。也委曲了。這也叫不得恕。所以大學到後半部。方纔言恕。前邊先要用正心誠意工夫。又先要用格物致知工夫。程子所謂無忠。做恕不出也。孟子於這個恕字上。又加一個強字。亦緣這恕字。不是容易能的。大家須要細心猛力。去體認這個字。

註云。以己及人。仁者之心也。這心字。事業就在上了。不是空存此心。聖賢言心。未有不與迹合者。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。誤。教內有立達。養內亦有立達。蓋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。如下論內。有立道。又有綏動。

### 子曰默而識之章

這一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。亦便見聖人省察之功。朱子曰。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。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。義之至精。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。朱子所謂自見得有欠缺處者。是真有欠缺乎。抑本無欠缺。而自見有欠缺乎。若真有欠缺。則是仁原未熟。義原未精。特衆人看不見耳。非所謂至誠無息。純亦不已也。若本無欠缺。而自見有欠缺。則又非所謂自知之明也。這處最難看。大抵人心惟危。識不識。厭不厭。倦不倦。原無一定。心常存。則自能識。自能不厭倦。心一疎。則便不能識。便不能不厭倦。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。故聖人所可自信者。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。固不敢必其常識。常不厭。常不倦也。質雖生安。工夫卻無異於困勉。刻刻識。刻刻防。其不識。刻刻學。刻刻防。其厭。刻刻誨。刻刻防。其倦。此章必是因省察之際。而自歎無欠缺之難。不是因其有不識。有厭。有倦。而發此歎。蓋見識之難也。平生多學而識。多見而識。固不敢有或忘。然非能默識也。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。學之難也。平生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固未嘗有或厭。然非能不厭也。皆戒慎恐懼之所鼓舞耳。誨之難也。平生無隱無類。憤而啓。悌而發。固未嘗有或倦。然非能不倦也。皆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。一省察之。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。使戒懼偶弛。病痛便隨時而發。吾能不弛而已。不能必其不發也。一身皆可危之處。使戒懼稍疎。病痛便隨地而生。我能不疎而已。不能必其不生也。故曰。何有於我哉。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者。此也。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。而以用功自勵。不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。而以終身用功自勵。蓋即成湯之顧諟。文王之不顯亦臨。無射亦保。而曾子之臨深履薄。亦卽此家法也。然既謂自見有欠缺。則是實言。而非謙矣。又謂之謙者。何也。蓋識如夫子。亦可謂能默識矣。學誨如夫子。亦可謂能不厭倦矣。然夫子不敢自居。是則所謂謙也。默識句。註有兩說。一說

識記也。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。猶云不必提撕而自記得也。此將識字音志。朱子所取之正說也。一說識知也。不言而心解也。此將識字讀作釋。先儒謂前說近是。蓋懲象山頓悟之弊。而不取此說也。明季講家。乃專以默悟默證爲默識。且謂此章只重一默字。以此爲學。則不厭。以此誨人。則不倦。反將朱子所不取者爲正說。亦可謂無忌憚矣。識是識其已得者。學是學其未得者。誨是欲人之同得。三者竝列。亦未嘗專重一默也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這三件是最易欠缺的。聖人尙且戒慎恐懼。不敢自必。況衆人乎。須將此三句時時省察。我還能默識否。我學還不厭否。我教還不倦否。在聖人則刻刻防之。使能不犯。吾輩則當如曾子之三省。有則改之。無則加勉。

三者。依蒙引作自然看。則與公西華章合。蓋彼作勉然看。則任之。此作自然看。則辭之。然玩註。三者非聖人之極至。及謙而又謙之語。則此仍當作勉然看。所以一辭一任者。彼就工夫之得手者言。則任之。此以人心之惟危者言。則辭之。雙峯饒氏云。默識章是泛說。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。而亦不敢當。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。既遜了第一第二等。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。所以勉人也。其說亦通。專言學。則兼識在內。此以學對識言。則學是其學未知未能者。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。

### 子曰德之不修章

這一章與上默而識之章。相爲表裏。上章自謙之意多。而自省之意。卽在其中。此章自省之意多。而自謙之意。亦卽在其中。上章默識三句內。句句包得修德講學。徒義改過之意。此章修德四句內。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。總見道體無窮。而聖人日新之功。亦無窮。無時不新者。聖人之功也。惟恐其一日不

新者。聖人之心也。自十五以至七十。節節皆是此功。節節皆是此心。雖是聖人自斂。而示人用力之方。卽不外是。曾子之三省。卽是此家法。這德之不修四句。先要想德如何要修。如何樣叫做修。學如何要講。如何樣叫做講。既修德講學了。如何又要徙義。改不善。義如何徙。不善如何改。德是理之得於心者。這箇德。日日修。越覺有未修處。原是無窮無盡的。修卽大學正心誠意修身之功。所謂省察克治也。學是心之求通於理者。這箇學日日講。越覺有未講處。亦是無窮無盡的講。卽大學致知格物之功。所謂講習討論也。修德講學二項。已說盡爲學的工夫了。徙義改不善。又是就其中。抽出緊要處言。猶之一部禮記中。抽出大學中庸來。另是成書也。徙義改不善。須要分別。朱子曰。義是事之宜。我做這事。覺未甚合宜。須徙令合宜。此却未有不善處。不善便是過惡。須速全體改之。始得有輕重之別。朱子分別得最明白。更須知這兩件。亦是無窮無盡的。愈徙愈覺義之難盡。愈改愈覺不善之易犯。聖狂本無一定。一念稍弛。便走入差路去。徙義卽時中工夫。改不善須要知幾。纔有萌芽。便須斬斷。尹氏謂此四者。日新之要也。蓋德日新。則意誠。心正。身修。學日新。則物格。知至。徙義改過日新。則止於至善。論學者工夫。已盡於此四者。特以舉其大綱。而未詳其節目。故謂之要。非此外別有工夫也。不修。不講。不能徙。不能改。這四箇不字。病痛在何處。只是氣稟物欲二者爲累耳。不必到十分氣質用事。物欲鋼蔽。然後爲學問之累。但二者有一分掃除未盡。學問便受一分阻撓。卽十分掃除淨盡了。他卻能乘間竊發。故雖聖人。不能必其常修常講。常徙常改。只有一念戒謹恐懼。這二者便無隙可乘。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。成湯所以常目在之。文王所以不顯亦臨。無射亦保。而夫子此章一箇憂字。直接千古帝王之道統。憂不是空憂。便有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工夫。



在內。蓋人看聖人這四件工夫。無少欠缺。聖人自視這四件工夫。全無足恃。一失腳便墮入坑塹。這箇憂亦是無有了期的。吾挑的擔。無一日可弛。則此憂無一日可去。吾走的路。無一日可住。則此憂無一日可寬。發時此憂。未發時亦此憂。憤時此憂。樂時亦此憂。下學時此憂。上達時亦此憂。今人所以不如聖人。只是不能如聖人這樣憂。盡性至命。皆是從此憂做進去。老安少懷。皆是從此憂做出來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萬世開太平。皆是這一憂做成的。人無聖人這樣憂。欲求到聖人地位。斷斷不能。夫子於此。既自刻責以示人。及繫易之大象。於升曰。君子以順德。積小以高大。於兌曰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於益曰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其以吾憂者。與人共憂乎。然學者必先以聖人之志爲己志。方能以聖人之憂爲己憂。若胸中未有必爲聖人之志。則看得不修不講不徙不改。皆與我不甚關切。任其作輟。任其駁雜。便優游過了日子。若立定志向。要在聖人路上走。則知此四項工夫。是缺一不可的。自不得不憂。無可推諉。無可替代。無可依藉。無可住足。方知夫子指出這憂字。是喫緊爲人處。

依存疑。則以首句爲綱。下三句分知行看是目。此說不是。依淺說。則修德。養心也。講學。窮理也。徙義改過。力行也。然朱子之意。亦不如此。朱子謂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。致知格物是講學。徙義改過是修德。中緊要事。甚明。愚謂徙義改過。不但是修德中緊要事。亦是講學中緊要處。

蒙引存疑。皆以德爲我所得於天之理。看來亦不必拘定。不論得於天者。得於學者。皆不可須臾不修。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。章。

這一章。見人當求知。而卽示以求知之方。夫子雖只就自己身上說。而學者所當用力。從可見矣。蓋學者

工夫。有知行兩項。未有欲行而不求知者。欲行而不求知。便是不知而作。這作字。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。這是行的意思。猶言作事。不知而作的人。有二種。一種是不學的人。胸中昏暗。不知當然之理。是如何。所以然之理。是如何。只管鹵莽去行。一種是異學的人。自作聰明。謂當然之理。只在我心。所以然之理。亦只在吾心。反以成憲爲障礙。以講求爲支離。這都是不知而作的。天下事敗壞。多由這兩種人。也有天資不好的。弄得掣肘。眼前就是敗壞了。也有天資好的。做得眼前亦好看。却都是偏的。伏下許多病痛。積久而發。更甚於當時便敗壞的。所以聖門言學。必先求知。見有此種人。則深鄙之。深懼之。惟恐其爲學術之害。世道之蠹。故夫子指而言之曰。我無是也。有凜然自省之意。而卽隨言其求知之方曰。多聞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知之次也。蓋自謂平日之用功如此。未嘗敢用一毫鹵莽。未嘗敢弄一毫聰明。所以於天下之事。皆能明得。雖不敢比生知。而亦知之次也。其自謙以做學者之意。至矣。聞見二字。此章及干祿章。集註皆不說明。語類曰。聞是聞前。言往行。見是見目。今所爲。今當依之。多聞見而擇識。卽是博學於文。好古敏求工夫。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。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。所謂道問學。皆是這工夫。這工夫到極處。便是一以貫之。知天命耳。順境界。特其從入之路。較之無所依倚。神明默成者。微隔一間耳。非謂已至於知。尙有上與次之分也。自明季姚江之學興。謂良知不由聞見而有。由聞見而有者。落在第二義中。將聖門切實工夫。一筆掃去。率天下而爲虛無寂滅之學。使天下聰明之士。盡變爲不知妄作之士。道術滅裂。風俗頹弊。其爲世禍。不可勝言。今日學者。有志行道。舍聞見擇識。無下手處。須將朱子大學格致補傳及或問。反覆玩味。依其節目。講習討論。造乎知之之域。然後推而行之。庶幾免於妄作也夫。

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

這一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。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。此二句合言之。只是一個無我。大抵人之病痛莫大於這個我字。有我則量小。一個我字橫於胸中。便只見己之優。不見人之優。只見己之是。不見人之是。義理本無窮也。而稍有所得。便不勝其自滿。視天下之人皆莫己若矣。物我本一體也。而稍有拂意。便不勝其憤懣。視天下之人莫可相與矣。是皆我字病根。伏於內而發見於外。我字重一分。則病痛便重一分。若胸中只見有天理。不見有我。則此等病痛。便如冰消霧釋。量不期大而大矣。惟知義理之無窮也。而自滿之念。何從而生。不見物我之有間也。而憤懣之念。何從而生。故自人視之。可謂能知夫義理矣。而乃問於人之不能者焉。自人視之。可謂博聞廣見。而所知者多矣。而乃問於不多者焉。蓋其能也。雖則有矣。而其自視則若無焉。此所以以能問不能。其多也。雖則實矣。而其自視則若虛焉。此所以以多問於寡。但見理當問則問之而已。何知己之能不能。多不多哉。其或遭橫逆而見犯於人也。自人視之。若不堪之極矣。而乃絕不校焉。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。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。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。亦非待之以禽獸。而以為不足校也。理不必校。則不校而已。何知其犯不犯哉。是其心純是天理用事。與聖人地位相去不遠。故曾子曰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而漢儒以為指顏子。蓋以其非顏子。不能到此也。此即是不遷不貳。如有卓爾境界。從事於斯者。言其能為如是。非言其學為如是。然所以能如是者。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。真積力久。然後有此境界。故讀此章者。須合喟然一章同看。方見其得力之由。而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。最是善學顏子者。更有一說。顏子是已到充實光輝地位。而欲然不自足。方說得若無若虛。

今人未到充實地位。正當就有道。雖博稽廣詢。還不是若無若虛。顏子立於無過之地。而人自犯之。方說得犯而不校。今人未能無過。我以非理加人。人亦以非理答我。此乃出爾反爾。非犯也。即使默然無言。還叫不得不校。故欲如顏子之若無若虛。須先如子夏之切問近思。欲如顏子之不校。須先如孟子之三自反。

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

這一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。而以君子許之。欲人自勵於才節也。大抵人要做成一箇人品。才節二件。缺一不可。有才無節。則立腳不住。有節無才。則亦於事無濟。此二件非生質之美。則必從學問做成。世道賴以維持。是天下最有關係之人。春秋末。這樣人亦甚少。故曾子想像其人。可以託六尺之孤。則不但可以輔佐長君。可以寄百里之命。則不但可以分理國政。上之防微杜漸。將順匡救。君位賴以固。君德賴以成。下之詰戎勸農。剔弊釐姦。國勢賴以振。國事賴以舉。內修外攘。智深勇沈。其才之過人如此。至於變故之來。事勢危急。人心搖動。死生利害。在呼吸間。從違趨避。關係大節。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。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。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。顧是非不顧利害。論順逆不論生死。其節之不可奪。又如此。若而人者。其光明磊落之概。固已彪炳乎世。然其細微節目之間。或未必盡諒於人。有天資學問。大醇而未必無小疵者。有深謀遠慮。合義而未必不戾俗者。則稱之爲君子。而人不能不致疑也。容或有之。然而無容疑也。合義而戾俗。固不必論矣。若大醇而小疵。正所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何傷其爲君子乎。這一種人。歷考古今。不可多得。如伊周則固超出乎其上者也。下之若荀息之輔奚齊。

可謂大節不奪矣。然無救於奚齊之死。非所謂可托可寄也。霍光之輔漢宣。可托可寄矣。然不免奪於妻顯。是大節有虧也。才節兩全。豈不難哉。故曾子斷然以君子許之。所以爲世道計。意深遠矣。觀人者。慎毋惑於流俗之論。而刻論人於細微之間也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欲爲君子。這才節二件。都少不得的。且未論到任家國之重。就是平日間一舉一動。這兩件皆不可缺一。欲才節之全無他法。只是居敬窮理。到了理明氣定時候。臨事自然無所恐懼疑惑。可托可寄。而不可奪矣。這可托可寄不可奪。原有淺深。朱子語類有一條云。聖人做出。是聖人事業。賢人做出。是賢人事業。中人以上。是中人以上事業。是通上下而言。然總之居敬窮理功夫。進一層。則這三句。做來便高一層。

大節節字。蒙引以事變言。則是盤根錯節之節。不是註中節字。淺說就君子身上言。則是節義之節。卽註中節字也。此從淺說。

明季講家。多將臨大節而不可奪。貫上二句。謂惟臨大節而不可奪。方見得可托可寄。此說大全朱子已不從。只依註。將才節分看爲是。

子曰。禹吾無間然矣。章

這一章。卽所謂允執其中。中則無間。不中便有間。註中或豐或儉。各適其宜。卽是一個中字。不可謂前後帝王皆有間。獨禹無間。看來唐虞三代。皆以中道治天下。皆是無可間者。聖人偶就禹歎之耳。亦不是有意去吹毛求疵。然後知其無間。聖人上下千古。只是將一中字作權量。就中道看去。但覺其無絲毫偏處。所謂無間然也。菲飲食三句。不是無間之大處。乃是無間之盡處。於此無罅隙可尋。則真無間矣。禹之治

天下其大經大法。豈止三者。特舉三者爲例耳。不可呆看。大抵當時禹之爲治。將一箇中字發揮得爛熟。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。雖至纖至悉之務。無不是中之流行。隨舉一事。皆可見中。真有左右逢源之妙。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。卽書所云克儉於家。致孝鬼神。致美黻冕。盡力溝洫。卽書所云克勤於邦。儉可間。勤亦可間。宜儉而儉。宜勤而勤。便無可間。這俱在事迹上論。但推其本領。則皆從精一工夫做成來。皆從克艱心中發出來。非精一。則或豐或儉之間。辨別得不明。操持得不定。安能恰合於中。非克艱。則不能兢兢業業。無以爲精一之本。又安能中。故無間者。禹之迹也。精一者。無間之本也。克艱者。又精一之本也。禹之心法。一堯舜之心法也。彼爲帝降而王之說者。豈知禹者哉。更有一說。謂之間者。大綱已不差。只是有小小罅隙而已。若大綱先差。則渾身不是了。安可謂間。故後世之治天下。非特無間難。卽有間亦難。須先扶起其大綱。然後再論其間之有無。總之。要以克艱之心。做精一之功而已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且莫就帝王身上看。先就自己身上看。其間何如。不百孔千瘡否。其不止有間者何如。不牆壁多倒否。須著實做主敬窮理工夫。務先使大德不踰閑。漸進而并小德不出入。日用常行。事事皆得箇中道。此在我切己之事也。勿徒將帝王評論。忘卻自己當務。

五峯胡氏謂禹以鯀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。語類云。若恁地說。則較狹了。聖人自是薄於奉己。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。明季講家猶有主五峯之說者。不知朱子辨得如此精。

書言濬畎澮。在艱食鮮食之前。是治水時事。此言盡力溝洫。是治水後事。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。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。卽位後自有卽位後之經營。若認作一時事。則便是作司空事。不是爲天子

事矣。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。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。

顏淵喟然歎曰章

這一章是顏子自敍入道始末。與夫子志學章同例。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。不可不細勘驗。仰鑽瞻忽之時。仁山金氏謂略見道體。胡氏註謂未領其要。而集註用深知二字。程子有見其高。見其堅。及瞻之。只在前後之說。蓋此時雖未見得親切。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。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。高堅前後。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能。說得最明。聖人之道是個恰好的。顏子做來做去。只能恰好。此時所用工夫。就是博文約禮。但用來未得法。不能循循。所以不得力。夫子教他只管在這個上用功。勿忘勿助。博文工夫不是一層。則只管去博。致知格物不厭其煩。約禮工夫不是一層。則只管去約。克己復禮不憚其嚴。博則由多聞多見。以至萬理俱融。約則由操持固執。以至一私不存。初時不免見爲難。卻一日易一日。初時不免覺其生。卻一日熟一日。顏子依了夫子。只管在這條路上走。欲罷不能。而竭其才。及其用力之久。則義精仁熟。向之高堅者。不覺其高堅。向之無定者。不覺其無定。凡處已治人。應事接物。雖巨細精粗。萬變不同。莫不各有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的道理。見得明。守得定。謂之如者。不是恍惚之詞。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。此卽上達地位。卽一貫地位。是夫子知天命時候。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之後。三月不違之時也。庶乎一贊。亦當在此時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。聖人大而化之。不思不勉。與道爲一。顏子斯時大而化不能無思勉。猶與道二。故曰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不是到此便休了。不用力。依舊要去博文約禮。只是俟其自至。不能預期其效耳。到後來不遷不貳。則較此又進一層矣。學者看這章書。要見聖門工夫。只

是博文約禮。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。卽夫子憤樂忘年。雖到七十。尙是這箇工夫。大學之八條目。孟子之知言養氣。雖各換了名色。總之是這箇工夫。這工夫做得未精。則爲仰鑽瞻忽之境。做得精了。便是卓爾之境。更精便是從心不踰之境。自明季講家。錯認此章誘字。作哄誘之誘。謂此是聖門權教。只是借徑。將聖賢真實學問粗看了。反去求之。杳冥昏默。種種病痛。皆由此章書看不明白。不可不辨。

第一節。俗說謂顏子初間。錯做了工夫。與象山陽明一流。懸空解悟的相似。此未知博文約禮。是聖門教人一定之法。顏子初入聖門。便奉此爲規矩也。呂晚村謂顏子從來不會做差工夫。首節是讚詞。不是悔詞。最說得好。雖語類云。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。仁山金氏亦有顏子始初。便欲一蹴就到之說。然此只是謂其初間。做博約工夫。未能循循耳。不是謂其便如象山陽明。走到差路上去。至後來方轉回來也。心齋坐忘。亦出莊子寓言。不可爲據。

卓爾圈內圈外註。似是兩意。圈內是已得夫子中庸之道。但未能不思不勉。圈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之境。但只見得未能到得存疑及新安陳氏專主圈外說。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說。二意不相礙。然圈內是正意。

明季講家。謂欲從末由。卽是卓立境界。卽是彌高彌堅。在前在後意思。種種亂道。真如說夢。引人心到恍惚一途去。百般病痛。皆從此生。莫謂錯看一章書。無大關係也。

子曰後生可畏章

這一章。是勉後生及時爲學。大抵天下後生的病。莫大於看得自己輕了。道是希聖希賢的事。自家決做



不來。便因循苟且。過了日子。這不是自棄麼。故夫子激勵之。以爲我與後生。皆有此性。皆當學以盡其性。今之後生。如何見我學有得。便大家畏我。不知年富力強。我萬萬不及他。我該畏他。他如何反畏我。就今日我之所知。後生或未必能知。然苟如我之好古敏求。焉知將來所知。不過於我。況不如乎。就今日我之所行。後生或未必能行。然苟如我之下學上達。焉知將來所行。不勝於我。況不如乎。後生中。有天資明睿者焉。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。其將來固不可量。有天資魯鈍者焉。自奮其人。一己百人。十己千之功。其將來亦不可量。繼往開來之任。後生無不可擔。參贊位育之事。後生無不可爲。窮神知化之境。後生無不可到。我之所有志未逮者。皆後生所可逮。我之所憤忘食。樂忘憂。而僅有得者。皆後生所可得。豈不真可畏。然這是言其能深造以道。則來者不可量如此。若只是優游過日。蹉跎歲月。不知不覺。到了四五十。而學問猶然如舊。且或反不如舊。不聞其知之能精進也。不聞其氣質之能變化也。不聞其物欲之能掃除也。則是一庸人而已。一俗人而已。卽至此而翻然悔悟。更圖晚成。而其年已非向時之年。其力已非向時之力。縱能有得。較之從後生時做起者。必不同。而況習氣日深一日。則天性日漓一日。其能有成者。鮮矣。何如乘其方富之年。方剛之力。及早精進之不可限量也哉。爲後生者。當知寸陰之可惜。刻刻以希聖希賢工夫。自策勵。依朱子白鹿洞學規。循序漸進。而勿陷溺於聲色貨利。勿馳騖於辭章記誦。勿迷惑於虛無寂滅。由淺而深。由生而熟。年日長而學日進。雖聖人猶將畏之。況他人乎。然須知聖人此段議論。只是欲策勵後生。不是謂人至四五十。便雖發憤而無用也。古人有云。幼而學者。如日出之光。老而學者。如秉燭夜行。雖難易不同。及其成功。一也。故蘧伯玉行年六十。而六十化。六十之人。猶以變化氣質自勵。

而況四五十者乎。不幸蹉跎過時者。又不可不知勉也。更有一說。聖人所謂可畏。是以學問論。非以富貴功名論。假使後生將來或徼倖得富貴功名。而不本於正誼明道之學問。外雖赫然而實不免爲鄙夫小人。此正聖人所謂無聞而不足畏者也。切莫錯認。

明季講家。皆云來對今。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。不必添我字。此說與註背。註明云。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。刁蒙吉曰。我孔子自我也。最是。若只就後生言。謂將來強如今日。則不見得可畏。

# 松陽講義卷之八

## 論語

### 先進於禮樂章

這一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。禮樂只是一箇禮樂。用之卻不同。文勝不指變禮易樂者說。當周之初。文武周公制禮作樂。斟酌盡美。而當時風俗淳厚。用禮樂者莫不彬彬。文質得中。無一些浮僞之態。這是先進於禮樂。及至春秋之時。風俗日敝。如三歸反玷。八佾雍徹之類。敢於奢僭者。固不必言。卽猶是禮樂。而周旋揚襲之際。聲音節奏之間。頓覺今昔不同。這是後進於禮樂。昔固未嘗朴也。以今日習於華者較之。覺昔之朴矣。昔固未嘗拙也。以今日習於巧者較之。覺昔之拙矣。由是羣然一辭。指先進爲野人。後進爲君子。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。開此風氣。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。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。倡此議論。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。若此者。非但立不住。抑且識不破。立不住者。見世俗都如此。恐一人獨異。不無戾俗之虞。只得勉強從之。識不破者。胸中先有俗腸。目中固於俗態。乍見而驚喜。習久而相忘。遂且靡然從之。當此之時。而無人焉。維持挽回。日甚一日。風俗之弊。可勝道哉。故夫子既述時人之言。而遂自言其志曰。彼世俗之滔滔者。雖如此。至如吾之用禮樂。則不然。逐法循末者。吾之所深恥。損過就中者。吾之所深服。故寧見怪於後進。而不敢自異於先進。寧受野人之譏。而

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。治身治世。皆不可不持這箇念頭。雖知積重之勢。非一人所能勝。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。庶幾中流砥柱哉。不然聽風俗之變。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。亦安賴有儒者耶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卓然自立。做一箇轉移風俗之人。不要爲風俗所轉移之人。平日要將禮樂講究。方看得世俗病痛出。要將禮樂自任。方不爲世俗阻撓。當江河日下之時。正賴有聖賢主張。去得一分俗見。便存得一分古道。卽令儂巧浮薄之徒。哄然笑爲腐儒。亦何損於我哉。

按夫子從先進。是欲損過就中。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不同。語類引禮與其奢。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。不是此章正解。若張江陵專主反質說。則又與語類不同。晚村謂是老莊家言。是也。

此章與監二代答爲邦。皆有文質得中之意。然却不同。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。答爲邦是立萬世之準。此章是挽文勝之弊。

###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

這一章言師商之未得中。先要將箇中字看得明白。則過不及。不待言矣。中也者。義理之當然也。凡吾人一身之語。默動靜。以至處天下國家之事。皆有箇當然恰好的道理。減一毫不得。增一毫不得。這叫做中。這箇中。原是人人共有的。但人人各有氣稟。各有習染。又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制。或於中之上。增了一毫。便叫做過。或於中之上。減了一毫。便叫做不及。這箇中。便把捉不住了。是惟學問可以勝之。而學問最難。師與商。皆聖門從事於學問之人也。然日求化氣稟。而氣稟仍不能盡化。日求變習染。而習染仍不能盡變。牽於私意者。不知不覺。仍爲其所牽。制於私欲者。不知不覺。仍爲其所制。過者依舊是過。不及者依舊

是。不及而已。然亦到底是學問工夫未至。使其學問到時。豈有化不得的。故夫子因子貢之問。指而示之。欲二子盡力學問。更加精進。以求所謂中也。子貢平日是箇近於過的。其所喜好者。子張一邊人。聞夫子之言。不覺進而質曰。然則師愈與。謂過乎中者。猶愈於不及中者也。這一問。其病痛不小。充其愈之意。則天下不能中者。皆將求過乎中。以掩其短。言必求其驚世。行必求其駭俗。智不能明理。則鑿之使奇。氣不能純粹。則激之使張。無復溫厚和平之風。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。天下自此多事矣。求乎中而失之。過猶可言也。不求乎中而安於過。不可言也。此尤夫子所深懼也。故急正之曰。過猶不及。天下之理。惟一中而已。吾人所當求。惟一中而已。中之外。無可住足之地。動靜語默之間。不可使不及也。可使或過乎。天下國家之事。不可使不及也。可使或過乎。以言乎氣稟習染。不及者。拘於氣稟習染也。過者。獨非拘於氣稟習染乎。以言乎私意私欲。不及者。制於私意私欲也。過者。獨非制於私意私欲乎。其地位一樣。其病痛一樣。不可以分優劣也。夫子之言。所以造就二子。造就子貢。并造就天下後世者。至矣。今日學者。讀這章書。要思吾輩學問。偏不得一毫的。當日師商。皆是聖門高弟。其所謂過不及。不過比中道略差一針耳。夫子尙思救正之如此。必欲使之一毫不偏。然後已。今日吾輩。也有過的。還不是子張之過也。有不及的。還不是子夏之不及。譬之往京師的。子夏子張之過不及。不過離得京城二三里。吾輩之過不及。不知離京城幾千百里。可不猛省乎。然又不可看得自己低了。只怕不肯學問。誠能盡力學問。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。豈是不可到的。

此章明季講家。謂首節中字。不宜說破。不知不說破中字。則過不及三字。無着落了。此最沒理。近日時

文俱已明白。

子張問善人章

這一章論善人之道。而見人不可以不學。大抵人能學。雖天資平常。所造自不可限量。不能學。則天資雖好。所造亦有限。世間一種善人。是最難得的。只是質美而未學。所以夫子常契慕之。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。一日。以善人所以爲善人者來問。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。原與善人不相類。其問也。想只是見夫子倦倦於善人。而不若聖人君子。舉以爲學者之則。又不若中行狂狷。望以爲任道之器。不知其可取者何在。其不盡可取者何在。故欲問之。以定其取舍。非空問也。夫子不欲子張輕薄善人。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。故告之曰。不踐迹。亦不入於室。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。明德有明德之迹。新民有新民之迹。致知有致知之迹。力行有力行之迹。皆是古人所經歷過。以告後人者也。如度量權衡一般。室是道理精微處。卽升堂入室之室。猶大學之至善。但室又是至善之深奧處。夫子言善人。是一箇質美的人。凡人行事。須要導古人成法。方能不差。若善人。則不須如此。不必悉遵古人明德新民之法。而修己治人。自不遠乎準繩。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。而所知所行。自不背乎規矩。一身常在正誼明道之中。非從詩書涵泳而得也。一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。非從禮樂甄陶而成也。天下有這樣人。亦可以振起人心。亦可以維持世道。功利諂詐之氣。自然漸漸消磨。殘忍刻薄之風。自然漸漸變革。只是他都從氣質上來。不從學問上來。只知有正大光明一層。而未能到精微一層。未嘗不依於中正。而不能事事皆中正。規模未能極其大。而節目未能極其詳。自家便畫住了。尙未進於充實之境。而大而化之。又無論矣。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。

行。然中行能進。而善人不能進。其工夫未到似狂狷。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。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。所以其品僅能勝有恆。而不如聖人君子爲邦則必至百年。而後可勝殘去殺。其高者僅至於有諸己。其卑者則止於可欲而已。向使因其天資之美。而加之以學問。以其不踐迹之力量。而尋跡以求焉。由小成而至於大成。由下學而至於上達。由希賢而至於希聖。其所造不可限量。豈特止於善人而已哉。可見人全在學。聖人生知安行。亦必須學。只是他的學。比人較易。所以謂之生知安行。不是不學。若不學。則天資雖美。亦止成一箇善人而已。世間天資不好的人。亦只是不學。若能學。則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聖人自不難到。何論善人哉。夫子不踐迹二句。便是教子張以學。欲引他做博文約禮工夫。非空空議論善人也。見得以善人之資而不學。尙且止於如此。而況不如善人者乎。學者讀這章書。便當知自勵於學。不可以質美而自恃。亦不可以質不美而自諉。聖門只論學不學。不論質美不美也。古人之迹具在。四書五經。小學近思錄。通鑑綱目上。無論質美不美。皆當由之以入。講求而力行之。已精欲益。求其精。已密欲益。求其密。不肯自截斷。一定要做向上去。何聖人之室。不可到哉。

大全雙峰饒氏曰。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。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。所以不踐迹。以其天資之美也。所以不入室。以其無學問之功也。此一條最明。蓋此是一揚一抑語。雖不入室。亦由於不踐迹。然上一句不踐迹。自是贊辭。

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。不踐迹是已知血脈。不拘形著迹。此是看不踐迹。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。以無善爲宗矣。最謬。晚村謂如此是入於至惡。何善之有。快甚。

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。譚梁生以善人爲狂。皆不是善人。只是謹厚之士。如漢文帝一流。朱子語類講得甚明。

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。曰非也。室只是深奧處。按神化地位。亦是入室以後事。但不必至此。然後謂之入室。蓋入室又自有淺深。

子路之未入室。是踐迹而未透者也。與善人之不踐迹而不入室。又不同。

子路問聞斯行章

這一章見聖人因材施教之教。與師商執愈章一例。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。聖門之教。莫貴乎力行。而力行自有中道。有時宜乎勇往。則以勇往爲尙。有時宜乎謙退。則以謙退爲尙。要視義理何如。而不可使一毫氣質用事。以義理爲主。則或緩或急。無非大道。以氣質爲主。則急固病躁。緩復病懦。無適而可。然變化氣質。最是難事。自大賢以下。大抵皆囿於氣質。而不自知。所以聖門設教。必視其氣質之偏。而裁成之。如救圯屋然。視其勢偏於西。則挽而之東。偏於東。則挽而之西。無一定之法也。一日子路問聞斯行諸。而子告之曰。有父兄在。意謂行固貴勇。而父兄在。則當稟命稟命者。非但不敢自專。亦不敢自是也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而子告之曰。聞斯行之。意謂行固貴謙。而所當爲者。則不宜遽巡。非但不可自畫不進。亦不可半塗而廢也。公西華但見其問同答異。不勝其疑。而不知夫子之於二子。皆欲以學問化其氣質而已。非謂求之於行。但當進不當退。特退非求之所難。所難者進耳。非謂由之於行。但當退不當進。特進非由之所難。所難者退耳。因其氣質之偏。而以義理挽之。使歸於中。聖門之教。無處不然。而力行其一端矣。若不善



讀此徒知氣質之當變化。至於矯枉過正。或如子莫之執中。則亦非夫子之意也。學者看這章書。應各自省其氣質。偏在何處。務以學問救之。解其桎梏。開其鋼蔽。平日講求。臨事省察。必使其範圍於義理。而勿使有一毫之偏。庶幾不負聖人之教。更有一說。當日子路冉有。皆是以實心行聖道。特不免失之過不及。今日學者。尙未肯在聖道上行。何暇問過不及耶。須先具一必行之心。然後再論其過不及之病。

### 顏淵問仁章

這一章。是夫子與顏子論仁。比對他弟子論仁不同。他弟子無顏子至明至健之質。須先有涵養致知之功。方纔能爲仁。此對顏子說。則直從力行說起。只是約之以禮一句內功夫。仁者本心之全德。純乎理而無私。便是仁。但此處不曰私。而曰己者。凡私有三。有氣質之偏。有耳目口鼻之欲。有人我忌克之類。皆因己而有。故謂之己。此己字與爲仁由己之己。汎以身言者不同。不曰理而曰禮者。朱子謂這箇禮。是那天理節文。教人有準則處。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。此理無形影。故作此禮文。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。此禮字。與孟子四端章禮字。在性上說者不同。故新安陳氏。謂此是專言之禮。恭敬辭讓。偏言之禮也。這己與禮。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。在孔門弟子。孰不知己。是不可縱的。禮是不可棄的。但下手最難。一則怕界限認不清。一則怕力量制不住。惟顏子至明至健。不怕認不清。不怕制不住。只怕當下偶放過了。於己上偶放過一分。己便日肆。於禮上偶放過一分。禮便日疎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甚可畏也。故夫子教其當下使用力。見爲己卽便克。如對大敵一般。見爲禮卽便復。如要到家一般。這箇克己復禮。若淺言之。則是兩件工夫。世固有克己而未能復禮者。若深言之。則只是一件。未能復禮。亦是己未克盡處。亦如

明德新民。居敬行簡。皆可分言合言也。克復工夫。誠到。則自一心而言。念念皆仁。而無一念之不仁。自一身而言。事事皆仁。而無一事之不仁。豈不爲仁乎。此在仁者之心。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固不必問之天下也。然感應之理。自不可誣。廓然而大公。物來而順應。我之心。既無間於人。則僞者。獻其誠。慢者。致其恭。人之心。自無間於我。天下歸仁。固自然之效也。爲仁者。必以此自考。須到此地位。方是真能克。真能復。然其機。亦在吾而已。我自肯放過。則便放過矣。我不肯放過。則便不放過矣。內而念頭上。已與禮交戰。決斷之。惟我。外而事物上。已與禮相持。操縱之。惟我。我爲己。則己勝。我爲禮。則禮勝。雖或由師友之琢磨。而受琢受磨者。仍我。或由事勢之引奪。而受引受奪者。仍我。非但我之仁。不仁。不由於人。卽人之歸不歸。亦不由於人。夫子諄諄言之。蓋諒顏子之識。必能辨此。諒顏子之力。必能任此。而直使之當下。便用力也。使他弟子聞此。尙未知何者爲己。而在所當克。何者爲禮。而在所當復。如何下手。顏子此時。則於天理人欲之際。已判然無疑。但恐有所遺漏焉。而克之不盡。復之不全。故直請其條目。夫子謂己之根。潛伏於內。禮之源。渾然於中者。無目之可言也。惟其萌於念。發於事。始有目可指。大抵皆附視聽言動。而見。惟制之於視聽言動。勿使有一念之雜。一事之差。則潛伏者可消。而渾然者可全。無非禮。卽無非仁矣。此程子所謂制外養中。卽孟子集義養氣之法也。四箇勿字。最要緊。然此節是論目。只重在視聽言動上。勿字意。已包在上節克字中了。顏子請事斯語。卽欲罷不能之意。亦可見夫子時雨之化。使其躡等而教。安能使之自任如此。學者讀這章書。須知欲學顏子之克復。必先有居敬博文工夫。能居敬博文。則雖天資不若顏子。而自明白健。由是而克復不難矣。不然而驟欲克復。吾恐其認禮爲己。認己爲禮。顛倒錯謬。弊

不可言。卽認得是己是禮。而因循苟且。不勝其牽制之患。其能克復者。亦鮮矣。

大全許氏及蒙引。謂制之於外。是克己也。以安其內。是復禮也。此說最鑿。若以心與事對言。則禮與己。各有內外。若以發與未發對看。則禮與己。皆發而在外。故程子謂制乎外。以養其中。緣視聽言動。都在動時說耳。安得如蒙引之說。大全又有以視聽爲外。言動爲內。視爲外。聽爲內者。此則又就視聽言動。上細分之耳。却不妨。

程註。由乎中而應乎外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。二句論工夫。則內外交相養。固應並重。然在此章。則重在制外養中邊。朱子謂發時固用克。未發時也。須致其精明。此亦是本文言外意。

五事以思爲終。四勿不言思。真氏謂勿者。正指思而言。徽菴程氏。謂動兼思貌而言。當依真氏。

### 仲弓問仁章

這一章。夫子以敬恕論仁。亦是徹上徹下語。然對仲弓言。則有天資已粹。而益求其粹。工夫已密。而益求其密之意。雖比之至明至健者。用功較難。而比之私欲橫流者。用功尙較易。大抵仁是心之德。人所以不能全其心之德。只是爲私欲牽引去。爲私欲鋼蔽住。惟敬則能收斂此心。使不得牽引。惟恕則能推擴此心。使不至鋼蔽。在病痛多的人。用這兩件去消磨他。則難。然怕不得難。在病痛少的人。用這兩件去消磨他。似易。然也說不得易。聖門天資學力。自顏子而下。卽推仲弓。其於敬恕工夫。蓋非全不知者。然敬不是可偶有間斷的。必無時而不然。無事而不然。出門使民。無異於見賓承祭之時。如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。方纔是能敬。言出門使民。而未出門使民之時。可知矣。恕不是可偶有間隔的。必刻

刻體認天理。事事不拂人情。己不欲便勿施人。如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。方纔是能恕。言不欲勿施。而所欲之當推可知矣。然或我自見爲無間斷。無間隔。而邦家猶有怨者。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。必工夫做到透徹。內外間無一人怨者。不特受我之恩者無怨。卽受吾之刑者亦自以爲當然而不怨。這方是真能敬恕。敬恕如是。則私意自然不能牽引我。不能錮蔽我。本心之德豈不復全乎。這箇工夫比之顏子較難者。朱子謂克復乾道。是一服藥。打疊了這病。敬恕坤道。是服藥調護。漸漸消磨這病。比之司馬牛樊遲子張不同者。牛多言而躁。一件病痛最重。這箇病未除。其他工夫都難下手。故教之從訥言做起。所謂急則治其標也。若告樊遲子張工夫。與此章差不多。但天資學力各有不同。不免有難易之分。同是這一箇方加減分兩卻不同。要之夫子教仲弓用功。雖似難於顏子。然只管從敬恕上用工夫。私意自是著不得。亦與克己復禮一般。雖似易於司馬牛樊遲子張。然敬恕工夫。無論淺深生熟。其不可須臾離。亦是一般。仲弓有見於此。而直受以爲任。曰請事斯語矣。蓋不敢以爲難而自阻。不敢以爲易而自怠。惟知用積累工夫。以漸造於心德之全而已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思仲弓是何等天資。何等學力。尙且以敬恕工夫自責如此。吾輩用力。卽與他一樣。尙恐不能到他地位。何況乍作乍輟。敬意互勝。好惡任己。不知不覺。汨於私欲。何時能仁乎。須將敬恕二字。書紳服膺。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。方有箇出頭日子。

按敬恕未卽是仁。是所以求仁。敬恕到熟處盡處。更無私間。便是仁。大全新安陳氏曰。敬以持己。則私意無所容於內。恕以及物。則私意無所容於外。於是天理流行。而心德全矣。最合註意。但以子張問仁章。勉齋黃氏解。心存理得觀之。則敬恕二字。似各兼內外。二說不同。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。此是以持

身接物分內外。

看圈外程註講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。又以謹獨言之。見得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。亦不是外貌裝飾之敬。以程子之言推之。恕亦不是外貌狗人。從至誠惻怛中流出來。所謂無忠做恕不出。

晚村謂顏子本原不動。但微有感湊未淨。只須決去便無事。仲弓病痛似輕。而本原不足。虛邪深痼。故必當峻補。出門四語。是仲弓峻補方也。愚謂敬恕是峻補方。亦是發散方。顏子仲弓分別處。只是用急用緩不同。其峻補發散則一也。

司馬牛問君子章

這一章見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。夫子以向魑作亂。牛常憂懼。故就不憂不懼言。雖不專言處變。而處變之道在其中矣。大抵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心常泰然。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。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。處平常之時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。君子則得失當前。不憂不懼。處變故之時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。君子則利害當前。不憂不懼。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。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。故恆人終身擾擾於憂懼中者。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。君子這箇地位。豈是容易到得的。但夫子未悉其所以然之故。故司馬牛遂疑天下當憂之事。如何可以不憂。當懼之事。如何可以不懼。若但以憂懼爲累。而以不憂懼爲高。斯亦無足難矣。故曰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矣乎。這一疑。亦足破天下之無本領。而遇事強爲排遣者。而不知夫子之言。不憂不懼。非強爲排遣之謂也。強爲排遣者。當憂而不憂。而可憂者將日生。當懼而不懼。而可懼者將滋甚。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爲也。夫子之言。不憂不懼者。皆由其平日所爲。仰不愧於

天。俯不忤於人。一旦臨事。內省諸心。無一毫疚病。故得失可任也。利害可聽也。非不憂也。自無可憂。非不懼也。自無可懼。此卽所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非可驟到。誠能於此有得焉。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。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。而示以處憂患之道。雖未指其事而言之。而其教之也至矣。但內省不疚一語。意味深長。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。補夫子言外之意。可謂親切矣。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爲。何以能無愧於心。必也如顏子之克己。孟子之集義。眞積力久。一私不存。事事合義。其庶幾乎。又須知這箇不憂不懼。全從憂懼中做出來。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這箇景象。君子無須臾敢懈也。惟其有終身之憂。故能無一朝之患。先儒有言。君子對青天而懼。聞震雷而不驚。至哉言乎。想此時司馬牛。事勢已危急了。然只是自反。事事從天理上走。尙可救得。卽不然。亦於心無愧。若一爲憂懼所擾。不但累心。勢必立腳不住。病痛不可言矣。古人處事變。只有這一條路。竝無別法。今日學者。處平居暇日。須汲汲去做克己集義工夫。庶幾臨事有樞柄。倘工夫未到。適遇事變。亦只是守定天理。不要空憂懼。須知憂懼徒亂人意。不濟事也。若因憂懼。生出權術作用。病痛益不小。

子張問明章

這一章。夫子與子張論明。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。便是明。便是明之遠。不必遠求。蓋因其有務外自高之病。而藥之也。大抵好高之人。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。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。自以爲明。其暗已甚。不知明者。是非邪正不惑而已。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譖愬者最多。譖之術不一。而莫難辨者。浸潤之譖。愬之術不一。而莫難辨者。膚受之愬。一則用緩。而使聽者不覺其入。一則用急。而使聽者不及致詳。皆

術之至巧者也。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。究竟非二者之過。而使之行者之過。我胸中未嘗有主張。故投之而易入。激之而易動。果能養得定。見得透。是非邪正。洞然於我心。彼二者之術。雖工自無間。而可入無隙。而可乘。譬如狐狸鬼蜮。能行於風雨晦冥之時。不能行於白日青天之下。此所謂不逆詐。不僨不信。而先覺者也。這箇造詣。不是一日可至。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。至精至密。方能有此定識定力。到此地位。豈不是明。豈不是明之遠。若於此看不破。立不定。任其顛倒。縱使明乎天地之理。達於古今之故。非徒無益。而我之才識。皆爲彼之所用。才愈高。識愈多。爲病愈甚。不可謂明。何論遠乎。今日吾輩處世。譖愬二者。不能必其不來。在家則行不行。關係一家盛衰。在國則行不行。關係一國治亂。卽未論家國。而彼之術一行。吾之身心。爲其顛倒。學術之謂何。而又不可因世上有此等人。一味猜疑。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。況後世人情益險。譖愬益工。我防其緩。彼偏用急。我防其急。彼偏用緩。千態萬狀。無論逆億不可用。亦非用逆億之所能窮也。想到此種情形。竝無別法。可以制他。惟有居敬窮理。是本領工夫。吾的居敬窮理。密一分。則彼之術窮一分。譬諸鏡然。磨得一分光。便照得一分妍媸。不憂妍媸之難見。只憂鏡之光不全耳。

### 足食足兵章

這一章。合常變以論政。三者俱全。處事之常。二者可去。處事之變。可見食重於兵。而信尤重於食。聖賢論政。與權謀術數不同。首節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三句。便是一部周禮的規模。足食是制田里。薄稅斂。而使其倉廩實。足兵是比什伍。時簡閱。而使其武備修。至於重禮教。崇信義。以導民於兵食之前。立學校。明禮義。以化民於兵食之後。逮兵食既足。則教化行。而民皆以信事上。無欺詐離叛之心。所謂民信之也。因教

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。又不可置兵食之後。故另換一箇文法。這三件完備。便是一箇太和景象。許多禍患。便可消弭了。卽猝遇事變。亦不怕立不定。只是有一箇時候。或被前人弄壞。輪到我手。一時難整頓。而又當水旱交作。強敵在境。人心疑貳之際。要這三件完備。勢有不能。只得將要緊的。先去料理。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三者何先之問也。夫子曰。去兵者。蓋當此時勢。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。固結人心。苟食足而信孚。則無兵而守固矣。所謂去兵。亦不是全不要兵。只是伍兩卒旅之缺。未暇補也。戈矛車甲之敝。未暇修也。蒐苗獮狩之制。未暇講也。然這還未是十分危急時候。若事勢更急。連食與信二者。又難完備。欲顧食。則不能全信。欲顧信。則勢必無食。利害在呼吸之間。無兩全之策。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二者何先之問也。夫子曰。去食者。蓋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。失人心以圖苟全者。斷不肯爲。只得因見在之糧。依著正道理做去。或幸而得全。亦不可知。若到事勢萬不可爲。則寧可就死。恐人道是這箇話說得迂了。故又申言之曰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蓋死生常理。人所必不免。若夫信者。乃人之所以爲人者也。民無信。則相欺相詐。無所不至。形雖人。而實不異於禽獸。身雖存。而心則已死矣。何以立於天地間。不若死之爲安。故爲政寧死。而不失信於民。使民亦寧死。而不失信於我。不必說到無信。亦同歸於死。如此。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聖賢立身行政。只是一箇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平居籌畫兵食。原都是道義作用。到生死關頭。亦決不肯離道義。而談兵食。程子所謂餓死事小。失節事大。就是這箇意思。今人遇小利害。輒思苟且。看聖人此等議論。豈不愧死。

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。章同是直窮到底。



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。原是不可去的。言去者。是就不得已時說。若後世召募之兵。稅畝之食。與夫一切冗兵冗食。則不待不得已。而始當去也。時文多誤認。

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

這一章見仁知相成。是必然之理。無可疑也。第一節樊遲問仁知。是二者平說。夫子亦平答之。就仁論仁。則曰愛人。就知論知。則曰知人。仁知兼體用。而此獨以用言者。朱子謂體與用雖是二事。本末未嘗相離。用卽體之所以流行者也。樊遲疑愛人則無所不愛。知人則當有分別。二者若相反。仁則不能兼知。知則不能兼仁。這一疑也。疑得最是。然不知二者之不相妨也。夫子窺見其意。而復告之曰。仁知二者。雖各自一路。其實是合一的。仁裏面有知。知裏面有仁。不是說愛人。便不論直枉。一例去愛他。直者固當舉。枉者自不得不錯。仁何嘗妨知。既舉直錯枉。則枉者亦且化而爲直。是錯之適所以愛之。知何嘗妨仁。夫子此言。說得仁知相成而不相悖。明明白白了。樊遲之未達者。可以達矣。其退見子夏。而曰。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不是尙不曉仁知之合一。蓋以仁知初無二理。謂知卽仁也可。謂仁卽知也可。故以夫子之言。專爲知者之事。此正其達處。但前之未達者。雖已達。至此則又有一未達者。謂舉錯是我所得主。枉者直則非我所得主。天下賢愚不齊。剛柔不一。舉直錯枉。何以便能使枉者直。此蓋深憂人心之難動。風俗之難變。而疑區區一舉錯。未必遂能見效。觀於後世。因舉錯而紛紛多事者。不可勝數。漢之黨錮。宋之元祐。皆由小人不肯俯首屈服於君子。以至激成禍變。樊遲此語。亦切問也。然不知此要看舉錯何如耳。舉錯而稍涉於意氣。則不惟不能化人。而或至於生變。舉錯而一出於大公。則不但不憂其不服。而且可立見其革心。

故子夏聞樊遲之言。既歎其所包者廣。不止言知。遂引舜湯之事。以明能使枉者直之必然而無疑也。舜湯之有天下。非有舉而無錯者也。其所舉者。特一皋陶。一伊尹。則所錯者亦多矣。而不仁者胥遠。然則不憂枉者之不直也。憂舉錯之不如舜湯耳。能使枉直之言。又何疑乎。能使枉直既無可疑。則仁知之相成。益無可疑矣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將愛人知人之事。力任在身上。愛人則由能近取譬。以至於欲立立人。欲達達人。知人則由視以觀。由察安。以至於人焉廋哉。果能愛人知人。則二者之相成而不相悖。不待言也。若愛人而不能盡其愛之量。知人而不能盡其知之量。則舉足便礙。非愛妨知。則知便妨愛。不自咎其量之不盡。而徒歎二者之不能相兼。亦過矣。

按何謂也三字。最要看得好。註謂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。甚明。明季講家。乃云遲誤認舉直錯枉二句。皆是言知。故有何謂之問。所以於第三節夫子口中。亦要含糊。不肯將仁知合一之意說明。皆謬也。又講家謂通章只是知以成仁。不可說仁知相成。亦太拘。大全中初不如此。

# 松陽講義卷之九

## 論語

### 子適衛章

這一章見聖人胸中。有一箇完全的仁體。有一箇完全的王道。觸著便發。庶哉一歎。便是老安少懷的心。勝富教二字。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。因衛而發。不但衛當如此。庶哉內有望之意。有憂之意。望之者。唐虞三代之治。當春秋時。尚易復也。憂之者。此時不復。後來世變將益甚。江河日下。無所底止。此時富教兩字。便旋轉洋溢方寸中。故因冉有之問。卽隨口發出。富字緊從庶字發論。庶難富亦易富。教字緊從富字發論。富難教亦易教。然卽不庶。亦應使富。卽未富亦不可無教。庶富教雖有次序。卻不重在次序上。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。有及是時。明其政刑之意。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。井田之制猶存。卽學校中。尙未有異氏之學。整頓尙易。不比孟子時。欲行井田。必先正經界。欲復學校。必先黜異端。有許多棘手。此望之意也。一則風氣漸趨於薄。上不富之。彼將自謀富。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。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。上不教之。彼將自爲教。君子與君子。必以學術相勝負。小人與小人。必以意氣相倚伏。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。將雜出於天下。此憂之意也。然總之。是王道。不是伯術。是仁政。不是功利。是稷契皋夔事業。不是管商作用。富教二字。當時聖門弟子平居。必講有條目。如周官王制之所載。故冉有聞夫子之言。不復問如何富之。

如何教之。今處古制既湮之後。須就註中所謂制田里。薄賦斂。所謂立學校。明禮義。各就經典中。一一求其實際。不可專守一空話頭。如大學衍義補。文獻通考二書。雖未盡合聖賢經濟。然備載古今沿革之故。於此細玩。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。三代所以異於後世者如何。富教條目。亦可得其大槩。若只空說一箇富教。濟不得事。或疑古法不可施於今。晚村嘗論此云。問如何富之。曰行井田。問如何教之。曰興學校。此心是實心。此政是實政。舍此。雖聖人亦無他具也。秀才好言權變。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。只是心體眼孔。俱低小耳。此段議論。最足破俗儒見識。宋陳同父。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。開拓萬古之心胸。究其實。只說得漢唐伎倆。何其陋也。三代後非無賢人君子。遇可以大有爲之時。不能挽天下於文武成康之世者。皆爲這一種見識誤事。學者不可不看破。

衛自文公渡河而南。遷於楚丘。其康叔舊封。已屬於晉。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。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。爲邯鄲衛之衛者。非。

鄉人皆好之章

這一章。是論觀人之一法。如論語視其所以章。孟子觀其眸子章。皆是以我去觀人。不專恃鄉評。以鄉評論人。特其一法耳。子貢是箇方人的人。好用自己聰明。至此乃欲以鄉人之好惡爲準。此是其學問進一步處。然鄉人之好惡。豈可便以爲據。如以鄉人皆好。而遂信爲善人。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污之人。鄉人皆惡。而遂目爲善人。則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。鄉人之論。未必盡是。亦未必盡非。如何可以此論人乎。夫子謂欲考鄉人之論。必先別鄉人之類。蓋鄉人中有善者。亦有不善者。如其人而善者好之。不善者惡之。

則可見其志行之美。足以取信於君子。而立心之直。又不苟同於小人。以此論人。其庶幾乎。然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。特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。則不如耳。不如云者。猶言彼善於此也。蓋人情變態無窮。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。如周濂溪初時。不爲趙清獻所喜。有善人好之。而未必君子者。如司馬溫公。以蔡京爲能辦事。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。如程明道狡僞者。獻其誠。暴慢者致其恭。有不善惡之。而未必君子者。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。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。豈能無誤乎。況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。而善者不善者。又將何以定之。萬一平時誤認善爲不善。不善爲善。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。豈不誤而益誤乎。若論觀人之法。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。必察焉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方是無弊之道。察也者。采之公論。斷以獨見。視所以觀所由。察所安。聽其言。觀其眸子。皆包在內。不專恃一法也。然察之一字。又豈易能哉。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。方能辨得天下之善惡。不然。在我者皆私意偏見。如何能察。所以子貢方人。而夫子曰。夫我則不暇。蓋謂是也。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。固無是理。然亦不是容易學的。學者欲求知人之法。且先去做居敬窮理工夫。

###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

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。大抵士也者。雖淺深高下不同。必能以學問變化其氣質。使一味氣質用事。則亦不可謂士矣。故氣質柔弱者。必養得有一段方正的氣象。氣質剛勁者。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。而這一段和厚氣象。尤其是士之本領。勉齋黃氏曰。所謂士者。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。必有溫良和厚之氣。此士之正也。至於發強剛毅。則亦隨事而著見耳。子路負行之氣。而不能以自克。則切偲怡怡之

意常少。故夫子箴之。此一條說此章大意。最好再將切切惺惺怡怡六字細味之。朱之曰。切切者。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。惺惺者。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。二者皆有忠愛之誠。而無勁忤之害。觀朱子之論切切。可見這六箇字。都是和厚之意。不但怡怡是和厚也。這段氣象。正是子路所不足。經夫子提出。如和扁之用藥。恰中其病。這不是空說。便要子路想這段氣象。從何而來。非積之厚。養之深。豈一日間。可裝飾得出的。然則講習討論之事。不可一日弛矣。省察克治之功。不可一刻懈矣。士之名。豈易副。士之實。豈易盡。歟。又恐其有了這箇氣象。不知分別。一概發出。則卽此氣象。又生出病痛來。故又申言之曰。朋友切切惺惺。兄弟怡怡。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。但當以切切爲主。非謂兄弟不必切切也。但當以怡怡爲主。推之亦不但朋友兄弟。總之當切惺處。便切惺爲主。當怡怡處。便怡怡爲主。如醫之用藥。這一劑某藥爲君。那一劑某藥爲君。絲毫不爽。說至此。真是十分細密。一毫也粗不得。一毫也浮不得。切切惺惺。猶當善用之如此。而況一味行行者乎。以子路之氣質。若不是夫子這樣切磋。如何能成得賢者。然看其何如。斯可謂士一問。則其胸中原有不自安者。他平日何等樣氣魄。何等樣才幹。忽然發此問。便有歉然不敢自以爲士的意思。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。而在四科之列歟。今日學者。讀了幾篇濫時文。便儼然以士自居。試想與這切切惺惺怡怡氣象。有幾分相似。真是可恥。然又不要看得太難了。誠能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。講習討論。省察克治。日積月累。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。便與這氣象近一分。推而上之。美大聖神。無不可以學問做成。何況此所謂士。

切切固屬情意。然情意亦卽在語言上見。故大全朱子。以教告言之。此切切二項內。俱有忠告意。俱有

善道意。

明季講家有云。切切惔怡怡。六字成文。如溫良恭儉讓五字。拆開不得。此等混話。俱是從皮膚上起見。不曾想聖賢神理。本不足道。然或有惑於其說者。近日仇滄柱呂晚村。力翻其謬。最是。

### 克伐怨欲章

這一章。見制私不足以爲仁。而仁之爲仁可知。大抵人心本來皆仁。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。先要將這四箇字看得明白。大全胡氏謂克伐者。因己所有。而生氣盈也。怨欲者。因己所無。而生氣歉也。蓋這四件病痛不同。總是氣質用事。總叫做已發於事前。便爲意。必發於事後。便爲固我。發於喜怒哀樂。便皆不得其正。發於視聽言動。便皆背違乎禮。發於子臣弟友之間。則綱常多欠缺。發於辭受取予之介。則操守多遷移。譬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。發在頭目。則成頭目的病。發在手足。則成手足的病。總是這箇風寒。故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。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。所以原憲平日。用力制這四件。不許他發出來。這也是至難的。蓋這四件。其力至猛。卒然而發。如奔馬之不可控遏。其勢至大。悍然而來。如江河之不可隄防。而且時夾雜於義理中。其面目最難認。時倚靠於利害上。其根腳最難除。不是憲的力量。不能制他使不行。有這一種人。也強如人欲橫流的。故夫子曰。可以爲難矣。原是贊他的口氣。明季講家謂夫子道他做得喫力。走了難路。乃是不滿之詞。此謬說也。但憲卽以此爲仁。則其認仁字尙未清楚。故夫子又抑之曰。仁則吾不知也。蓋仁也者。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。克伐怨欲不行。可謂無私矣。未必能當理也。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。則心仍未必無私也。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。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。與顏子之克己。

大不相同。潛藏隱伏於胸中，已不是仁。況藏者必至於潛滋暗長，伏者必有時乘間抵隙，依舊要行出來。如何叫得仁？若論爲仁工夫，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，一從敬恕入門，積漸做去，一從克復下手，勇猛做去，皆是拔去病根之法，且不止拔去病根，兼培養元氣之法，以不行對縱欲者言，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，則不行又不足爲難矣。使憲再問，夫子必隨其病之所在，授以爲仁之法，不知當時何故竟不言？程子所以深惜之，然亦有說焉。大抵聖門高弟，皆是切問近思，如行路然，進了一程，又進一程，若第一步不曾著實，不敢走第二步，問答之間，皆非隨口亂問。當時憲聞夫子之言，必汲汲在自家身上，切己體認，病根之未拔去者何在？認得了病根，然後再請藥方未遲，所以默然無言，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，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。學者讀這章書，要將克伐怨欲四字，各於自家身上省察，這四件隨人氣質不同，所犯各有輕重，然不論輕重，但有一毫，必須連根拔去，又恐怕病根雖去，元氣未復，件更念念事事都要合天理，顏子工夫未易學，且從仲弓敬恕做起，一刻也鬆不得，一處也疎不得，真是難事，及早做去，不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，若苟且因循，不知不覺，汨沒於四件中，豈不可惜。

按雙峰饒氏云：四件病根在一欲字，有所欲，則貪多而求勝，遂其所欲，則誇伐，不遂其所欲，則怨恨。白文本是平說，然如此看亦好。又按大全朱子曰：克伐怨欲，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，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，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，蓋克復二者本互相爲功也。若良知家謂提良知作主，這四者自然日消日化，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。朱子之說是以理爲主，所謂提良知作主，是以心爲主，正是原憲不行的法。



## 子路問成人章

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。而造於純粹之地。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。上一節是中行。下一節是狷。上一節是善人君子。下一節是有恆。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及。而語之。尙未是聖人地位。論成人。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。方纔無愧於人。然這箇地位。不是學者容易到的。聖門教不躡等。且降下一等。使他到了材全德備。中正和樂地位。則聖人亦不難至矣。知廉勇藝。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。若無這樣才德。空空說箇中和。亦不濟事。這四項。也有從天資上來的。也有從學力上來的。但未到中和地位。則不免有病痛。所以既要兼此四者。又要文以禮樂。文以禮樂。卽是立於禮。成於樂工夫。禮樂俱兼本末說。內盡其中和之實。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。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。則以此消融之。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。則以此涵養之。所謂文之也。文非假飾於外。亦非寂守於內。徹內徹外。皆中正而無偏倚。和樂而無駁雜。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。至此而方成其爲知廉勇藝。下聖人一等。便是這等人矣。豈不可謂之成人乎。人須要立箇志。必要望了這等人做進去。氣質未融。必變化之使融。學問未至。必強勉之使至。勿忘勿助。如射者之期於中的。不中不休。如行者之期於到家。不到不休。方纔不負了做箇人。不然。縱使有見識。有力量。天資高。學問好。只做得一今之成人而已。今之成人。不是天限住他。只可如此。不是聖賢寬假他。只要他如此。天命之性。原無古今。聖賢道理。亦無古今。只因今之風俗日下。有稍能自拔於流俗者。便不敢苛責他了。今之名節日衰。有稍能自勵於名節者。便不敢深求他了。故自言利之風徧天下。有一見利思義者。便指爲奇士。偷生之徒滿海內。有一見危授命者。便歎爲異人。反覆狙詐。不知羞恥者。比比而是。有一久要不忘者。

便目爲眞儒。此等人只是一箇主忠信的人。以古人視之。氣質未必盡消融。學問未必盡滿足。尙是進步之時。未是住足之時。以今人視之。天下豈易得此材質。豈易得此學術。不得不推爲豪傑之士。不得不奉爲聖賢之徒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此子路所已能者。夫子指而言之。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。亦猶因不伎不求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。今日學者。未能到子路地位。且要從下節做工夫。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。了。再要將虛僞根苗斬盡了。使腳跟立定。然後可去做上一節工夫。猶之富與貴章。先要取舍之分明。然後存養之功熟也。這義利生死關頭。是最難打破的。這虛僞根苗。是最難斬盡的。以見利言之。這利字要看得好。若是尋常貨利。雖中人亦能勉強慕義。惟當至窮至困之時。這箇利關係我仰事俯育之計。身家榮枯。全視乎此。且又現在面前。不待巧算曲計而可得。斯時有志之士。亦不能不動心。以見危言之。這箇危字。也要看得好。若是無可躲避的。雖怯夫亦能就死。謂之危。則尙在可生可死之界。有許多岐路可以避得。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。禍福存亡。只在吾一念間。且又明白易曉。利害了然。斯時卽有力量人。亦不能不轉念。以平生之言之。若是無所關係的。誰不樂踐約。惟當事勢阻礙之時。踐之或不合於時。或大不便於我。且又言出已久。人都相忘了。吾卽不踐。亦未必有人責備我。斯時卽眞誠之士。亦不能不隨意。然學者苟於此處立不定。便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了。雖要到材全德備。中正和樂地位。無下手處。不可不猛省。

註材全德備。指兼四子之長言。中正和樂。指文禮樂言。雲峰胡氏。以不欲爲德。知勇藝爲材。蒙引又以廉勇爲德。知藝爲才。皆有未安。知廉勇俱是德。藝是才。故下節思義是廉。授命是勇。只缺得知藝。而註

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。明是以才字代藝字。然又須知分言。則知廉勇爲德。藝爲才。合言。則四者俱是德。故註德成於內。德字便兼藝在內。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。

以升堂入室言之。下一節是升堂。上一節是入室。若善人不入於室之室。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。蓋室字有淺深也。

久要註只訓舊約。講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。如志道德者。期周孔。志功名者。期伊呂。說得偏。且是志不是約了。

###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

這一章。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。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。天下事皆其分內事。皆當講究。原非位之可限。雖中庸言慎思。子夏言近思。然皆不是以位限定。惟是事到面前。須要審我之位。有事當如此。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。便亂做不得。此比思無邪。更細一層。邪者。違理之謂也。出位者。未嘗違理。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。這位字要看得好。註謂記者因上章之語。而類記之。然上章位字說得粗。位對政言。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。此位字說得細。隨處皆有位。富貴貧賤患難位也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位也。同一君臣。而親疎之不同。同一父子。而嫡庶之不同。以至處治處亂。處盛處衰。又種種不同。莫非位也。又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有一件。則有一位。當揖時。則有揖的位。當讓時。則有讓的位。位變則理從而變。昨日之位。應如此。今日之位。又不應如此。彼處之位。應如此。此處之位。又不應如此。內而喜怒哀樂。外而視聽言動。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。稍有過焉。是出位也。稍不及焉。亦出位也。此比素其位而行。亦較細。素其位而行。只是富

貴貧賤患難之位。這出位病痛。大抵皆起於思。思得一毫不差。發出來方能不差。然思最難得不出位。有因適莫而出位者。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。有溺於聲色貨利而出位者。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。有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。有志動氣而出位者。有氣動志而出位者。內而狗己。則見有身。不見有位。外而狗人。則見有人。不見有位。見之不明。則不能不出。守之不固。則不能不出。是必有居敬之功。然後心專一。而不出。有窮理之功。然後心精明。而不出。是非君子不能。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的人。此心如權度一般。隨物之輕重長短。各還其本分。無一絲過不及。位應如是。思卽如是。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。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。千變萬化。卻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。所以在易爲艮止之象。易所謂不獲其身者。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。而不見有身也。見有身。則不免狗己。而出乎位矣。易所謂行其庭。不見其人者。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。而不見有人也。見有人。則不免狗人。而出於位矣。孔子之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此不出位也。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。此不出位也。孟子之無恐懼惑。而不動心。此不出位也。大學之止於至善。中庸之發而皆中節。此不出位也。大全南軒張氏曰。位非獨職位。大而君臣父子。微而一事一物。當其時。與其地所止。而不越。皆不出其位也。說得極明。明季講家。乃有以心爲位。以此心動而無動。爲不出位。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證之。晚村謂程子是說存養心體。非說思也。足破其謬矣。學者讀這章書。切不可粗看了。若秀才閉門。不管閒事。便可謂不出位。則人人皆君子矣。這不出位。不是容易的事。日用間一言一動。稍與其位之理不合。便是出位。試返躬自省。一日之內。還是出位時多。還是不出位時多。須將居敬窮理工夫。猛力去做。做時一分。方能免得一分出位。或疑思而稍出其位。猶賢於廢思者。如不曰如之何。

如之何。此質質而不知思者也。佛老之徒。溺於虛無。而不肯思者也。其病痛更甚於出位。不知思而出位。病痛正不小。從古敗壞天下之人。豈皆不思。只是思出其位耳。失之毫釐。差以千里。莫謂稍一出位。無大關係也。

### 君子道者三章

這一章是聖人望道未見之心。蓋道體原無盡。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。故子臣弟友。則曰未能。學不厭。誨不倦。則曰何有於我。君子道者三。則曰我無能焉。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。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。非自見其能。而故爲謙辭也。自天下觀之。仁知勇莫如夫子。夫子則以爲仁知勇之詣無窮。我不能如君子之兼備。自天下觀之。不憂不惑不懼。莫如夫子。夫子則以爲憂惑懼之境無窮。我不能如君子之盡絕。故惟知憤忘食。樂忘憂。以自勵於仁知勇而已。敢曰我能仁知勇乎。惟知如臨深。如履薄。以自遠於憂惑懼而已。敢曰我能無憂惑懼乎。耳順從心。特言其所自得耳。於道實見其未盡也。老安少懷。特言其所志耳。於道實見其多歉也。不必推至天地猶憾。堯舜猶病。而後見其無能。卽庸德庸言。已見其無能。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。其實則道如夫子。亦可以無憾矣。仁知勇如夫子。亦可以無憾矣。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者。夫子也。而憂何有焉。一理渾然。泛應曲當者。夫子也。而惑何有焉。依乎中庸。遯世不悔者。夫子也。而懼何有焉。在夫子自視。雖實有不足。而非謙詞。在人視夫子。則實謙詞。而非實有未足。故子貢曰。夫子自道也。亦猶公西華曰。正惟弟子不能學也。蓋夫子之自責。固卽所以勉人。當日聖門高弟。聞夫子之言。亦無不思自勉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便當思學不可自足。以夫子之聖。猶曰我無能。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。又不

可不知自奮。當日夫子自謂無能。非安于無能已也。便去好古敏求。便去下學上達。自十五至七十。無一刻不孜孜於學。吾輩今日安可使自畫。

語類朱子有一條云。東萊說。聖人無謙。理本無限量。不會滿。此說也有意思。然把聖人做絕。無此也不得。聖人常有此般心在。如勞而不伐。有功而不德。分明是有功有勞。卻不會伐。按東萊說。是前一節意。朱子說。是子貢節意。凡言謙詞者。皆當如此兼看。

莫我知也夫章

這一章。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。開口說莫我知。便是警醒學者之意。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。世莫宗子之意。大旨與無行不與章相類。與道不行等章。絕不相干。蓋謂我之道。固人人所當知之道。亦人人所能知之道。而無如知吾者鮮。愚魯者既不能知。聰明者尤不能知。視我愈重。去我愈甚。可歎矣。當時及門弟子。莫不求知夫子之道。如子貢者。尤所謂知足以知聖人者也。忽聞此言。不覺驚愕。疑其有高遠而不可知者。不知夫子之道。非以高遠而莫知。正以不高遠而莫知。蓋高遠。則驚人耳目而易知。不高遠。則平淡無奇。人多忽而不知。聖人一生。只做得下學工夫。所以先言不怨尤者。下學須從不怨尤始。吾人一開口。一舉念。便涉怨尤。如何能下學。猶之敏事慎言。必先言無求安飽。君子素其位而行。必言不願乎其外也。下學卽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。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。論語之博文約禮。憤忘食。樂忘憂。只管下學。自然上達。不是下學外。別有箇上達。又不是下學中。便有了上達。是下學熟。便能上達。志學而立不惑。是下學知天命耳。順從心。便是上達。方其下學。固皆平常日用之事。及其上達。亦只是下學之熟。竝無一毫奇。

異。此箇光景。只是夫子自知。默與理契而已。二三子不免求之高遠。方疑夫子爲有隱。豈能知其妙。蓋記誦辭章之學易知。而此學難知。虛無寂滅之學易知。而此學難知。故曰。知吾者。其天乎。此卽是莫我知之意。存疑謂這天是蒼蒼之天。而天之所以爲天者。理而已。若泛以理言。理無知。何以能知得聖人。存疑之說固是。然這天雖兼蒼蒼之天言。而所重仍在理。不比出王游衍之天。所重在彼蒼之監臨也。理本無知。但與聖人所學。恰好相符。便謂之知我。及門之內。許多智深勇沈之士。夫子卻如此說。卽所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知我者。其天句。止要見篤實模樣。不要看作是贊。註中人不及知。而天獨知之妙。是朱子深味出來。不是夫子口氣。學者讀這章書。須知聖人只是這下學。一部五經四書。都是說下學。若不從下學入手。縱智勇絕世。卻是門外漢。然不會打破得怨尤一關。亦不能下學。此一關最難。無論他人。卽屈原行吟澤畔。只做得怨尤。不會做得下學。須先將自家胸中怨尤病根。盡情斬去。不留絲毫。方能下學。註以循序漸進。解下學上達。蒙引主積久說。是由卑而高。由近而遠。以漸而進。到知行之極處。是爲上達。存疑主逐節說。則學一件事。便知一件事。學與達只在一時。上與下只在一處。存疑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。便是上達天理之言。蒙引云。程子說忒緊了。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。故云爾。按蒙引最是。然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。所謂下學人事。便是上達天理者。言初間只管下學。到後來便上達。竝無別樣工夫。不是謂一下學。便上達也。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。初間非離天理也。但只見人事。到後來神明默成時。非離人事也。但只見天理。至若大全。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。卻似兼蒙引存疑所說。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。

講家有以墮黜聞見。獨持心體爲下學者。謂如此。方是子貢對病之弊。不知子貢病痛。不但在專事聞見。不求心體。其聞見處。亦不著實。夫子此處指示。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。豈欲其墮黜聞見乎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正下學之事。惟金溪姚江。乃欲脫去聞見。獨求心體。豈可以亂聖人之下學哉。若一貫章。則子貢工夫已進步。與此又不同。然亦非便抹倒聞見也。

子路問君子章

這一章。朱子謂敬者。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。一句便說盡了。蓋敬字若淺看。只是一身上工夫。就一身上看。亦只是一件工夫。若深看。則這敬字。只怕充積未盛耳。充積到盛時。則敬字外。別無學問。亦別無經濟。內聖外王之事。無不在其中矣。夫子初頭說一句。修己以敬。便貫徹上下。包舉遠近。而統言之。子路卻淺看了。故謂君子有許多工夫。許多事業。如何只說得一箇敬。是未識敬字也。夫子就敬字內。指其及人者。言之。謂修己以敬。便可安人。未可輕看了。敬字也。子路猶疑君子之工夫無窮。事業無窮。如何仍說得一箇敬。是猶未識敬字也。夫子又就敬字內。指其極而言之。謂修己以敬。便可安百姓。除了敬字。再沒有工夫了。再沒有事業了。蓋論到安百姓。須要體信。如中庸致中。然敬則自能致中。須要達順。如中庸致和。然敬則自能致和。須要誠要明。然敬則是能誠能明。參天地。贊化育。皆是這敬做成的。天地。萬物。育。皆是這敬做成的。雖聖人如堯舜。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量。蓋堯舜之世。豈無一物不得其所。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。卽是以未能敬爲病。如何可輕看了。這敬字。後世天下多事。百姓不安。不是意氣用事。則是意見用事。不是拘於氣稟。卽是溺於物欲。能敬則百病俱無了。存得一分敬。便除得一分病。敬到極處。便無



絲毫病痛。心平氣和。靜虛動直。豈有不能安百姓的理。今日學者要做君子。須先理會這敬字。先儒謂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。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。惺惺不昧是敬之現成處。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。大約不出此數端。若非敬則雖日講學問日講事業都無頭腦。終於無成耳。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中特提一敬字作主。謂古人於小學時這敬字工夫都做成了。方能去做八條目。今人不曾於敬字上用得功。這八條目如何做得來。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獨。至於堯舜禹之欽。湯之日躋。文之緝熙。無非是這敬。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了。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。切莫看小了這敬字。

### 女以予爲多學章

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。但彼以行言。此以知言耳。所謂一者。未嘗不同也。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了。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。今人皆指此一爲一心。未嘗不是。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。又或指此一爲一理。謂是此心之理。亦未嘗不是。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。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。但彼所謂心所謂理。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。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。聖人所謂心所謂理。是從萬殊處精煉來。是極實的。不是空虛的。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。這箇一在聖人身上。難以形容。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。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。熟了便是一樣。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。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。仁是統體。義是分別。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。樂統同。禮統異。以此推之。謂之敬亦可。敬者萬事之主宰。謂之誠亦可。誠者萬理之樞紐。忠也。仁也。樂也。敬也。誠也。總是一心。總是一理。但工夫未熟。則不能貫。這是學者之一。不是聖人之一。工夫熟後。則無所不貫。這就是聖人之一。

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。必待學者工夫積累。將有所得。然後告之。若工夫未到。則只教之存養。致知力行。存養是內一截工夫。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。故中庸致中致和。尊德性道問學。皆分作兩截。惟曾子精察力行。子貢多學而識。皆將有得。故呼而示之。但子貢力行處。尙未及曾子。故知處能貫。行處未必能貫。夫子亦只從知處告之。子貢知處。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捉得定。故必疑而始信。此則兩章之分別也。所謂未一貫前。存養一截工夫。亦要看得好。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。另有一段存養工夫。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。所謂主靜。所謂致中。亦只是於未發之時。略綽提撕。不專以此爲存養。故朱子註曾子一貫章。只說得精察力行。註子貢一貫章。只說得多而能識。存養卽在其中矣。蓋存養致知力行。雖是兩截工夫。卻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。總在一時。但覺得內自內。外自外。內一截工夫。貫不得到外面耳。到一貫時。則權度在我。天下萬事。皆跳不出外。卽是內。內卽是外。無兩截之可分矣。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。不是要其於平日工夫外。另做求一工夫。另有易簡法門。只是要看其平日工夫。曾到不曾到。及其既聞一貫之後。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。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。只是生熟不同。始終竝無兩樣工夫也。今日學者。且去一心誠敬。做精察力行。多學而識工夫。不必預求一貫。一貫是工夫熟後。自然到的。朱子所謂用力之久。一旦豁然貫通是也。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。

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。決不是含糊說箇一。自然是有著落的。故曾子卽應之速。而子貢亦不再問。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。不是疑一之何所指。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。俱分作兩截。至此則偏重在體上。似另有一箇直截工夫。曾子借忠恕以明之。謂聖人之心。一如學者之心。未熟則忠自忠。而恕

自恕。熟了則忠卽恕。而恕卽忠。雖謂道只有一箇忠可也。竝非另有箇直截法門。曾子此二句。塞了許多弊竇。不然。門人這一疑。便要走到虛無寂滅去了。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性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。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。只是文章熟後。自能見得。一貫忠恕。有生熟之分。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。夫子知天命時。已是一貫了。到從心所欲。則又加熟。若顏之卓。曾之唯。子貢之非。只是知天命地位。姚江一派講學。俱云。一貫是初學入德事。謂必先一貫。然後可學識。其說似將一貫作朱子所謂存養看。然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。只是要捉住這箇昭昭靈靈的。精魂而已。此是孤禪。切不可從。



# 松陽講義卷之十

## 論語

### 君子義以爲質章

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。大抵君子學問規模固極其闊大。而節目又極其細密。故言敬以直內。則必言義以方外。言主忠信。則必言徙義。說一義字。已是極細密了。而於義中。又有許多條理。不是執了一義硬做去。細密中復細密。無絲毫病痛。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。成箇君子。不是容易的。這箇義。只是事之所當然。義以爲質一句。便包得無適無莫。義之與比一節意思。若義上稍差。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。總做得來驚天動地。也不中用。萬事有萬事的義。一事有一事的義。常事有常事的義。變事有變事的義。須要認得清。立得定。參不得一毫意見。雜不得一毫功利。有了這義。則這件事。大段不差了。然義又不是可徑情直遂的。非怕徑情直遂壞了這事。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疎忽。有一毫疎忽。事雖無傷。亦可恥也。故必禮以行之。使有節文。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。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。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。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。有一絲鹵莽。事雖克就。深可鄙也。故必孫以出之。使去矜張。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。既禮行孫出。則義已入細密了。又恐幾微之間。須臾之頃。誠意或不貫徹。一處不貫徹。便有一處的病。一息不貫徹。便是一息的病。不必大段虛僞。然後爲義之累。故自始至終。又必信以成之。使一言一

動。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。君子之處事如此。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。人人皆心悅誠服。行之在上。則王道而非霸術也。行之在下。則正學而非俗學也。生安之君子。固自然能如此。困勉之君子。亦須用力。要如此。君子哉三字。不是贊詞。言必如此。然後爲君子。故註云。君子之道也。然這箇地位。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。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。臨事方能立得住。平日有精義工夫。臨事方能認得清。若平日工夫。一分不到。則臨事便欠缺一分。所以徒義。必先主忠信。義以方外。必先敬以直內。而大學八條目。又必從格物始。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。故只從義以爲質說起。學者讀這章書。須於平日。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。切實去做。到臨事時。卻又要省察。我這件事。果合義乎。行之有禮乎。出之能孫乎。成之果信乎。稍有欠缺。須猛力撥轉。必使義理爲主。而私意不得夾雜。學問爲主。而氣質不得鋼蔽。工夫熟後。到了居安資深。左右逢源地位。則不期然而然矣。

三之字。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。蒙引謂皆指其事言。非也。據存疑。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。出之之字指禮。成之之字指義。禮孫亦不必如此。

他處禮字。該得遜字。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。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。此處禮字。只當主節文度數說。大全朱子。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。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。其實孫兼言動說。

他書未有不以信爲體。義爲用者。此章卻是以義爲體。信爲用。蓋仁義禮智信。如十二律旋相爲宮。

### 吾之於人也章

這一章。聖人自明其直道。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。毀譽正與直道相反。天下有毀譽。天下無直道矣。

是曰是非曰非。此直道也。過其實。損其真。此毀譽也。毀譽不必盡是私意。有疾惡太嚴。而流爲矯激者。便是毀。有崇獎情殷。而謬爲許可者。便是譽。毀譽一行。不但與直道相反。失其是非之本心。而天下種種病痛。皆從此生。長浮薄而起。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。聖人特揭以示人。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。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。然又曰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此則善善長。而惡惡短之意。蘇子瞻所謂仁可過。而義不可過也。究竟譽必有所試。則譽仍無譽矣。聖人如此直道。是由鑑空衡平之心。體中發出。天理爛熟於胸中。故隨處因物付物。無一毫安排勉強。即使前無三代。亦決不肯枉。況禹湯文武之謨烈尙存。當年布之爲政事。發之爲訓詞。蕩蕩平平。有一非直道之行乎。古今同此民也。三代可以直道行之。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。使稍有枉曲。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。卽對禹湯文武。而多慚矣。蓋禹湯文武。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。此道本乎天。率乎性。人人之所共有。卽昏愚邪妄之徒。拘於氣稟。蔽於物欲。而此道未嘗不在。感觸之卽興。拂逆之卽覺。故三代聖王。皆不敢易。今安得而易之哉。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。而托於三代。亦述而不作之意也。平生待人接物。莫不皆然。而一部春秋。尤可見直道之發見。拳拳言之。其望人直道之意。亦深切矣。然此直道。雖曰人人固有。自非聖人。不能無偏。故必講求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。必涵養。然後能持是非之平。不然。自以爲直道。而流爲毀譽者多矣。今日學者。旣向聖賢路上行。決不肯鼓唇弄舌。逞私誣人。只怕見不真。養不到。不知不覺。過實損真。無心之毀譽。與有心之毀譽。病痛一般。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。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。

直道而行。時文指三代之民言者。誤。當依存疑。指三代之君言。但民心原自有直道。三代之君。特因之。

耳。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。卽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。則又偏矣。在夫子只是法三代。在三代則是因民心。

君子謀道章

這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。大全朱子曰。君子謀道不謀食。是將一句統說。中又分兩腳說。耕也。餒在其中。學也。祿在其中。又恐人錯認此意。似教人謀道以求食。故下面又繳一句。謂君子所以爲學者。所憂在道耳。非憂貧而學也。新安陳氏曰。謀食之食。以食祿言。與祿字相關。耕也。餒在其中一句。自是引喻。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。以審內外之輕重也。這兩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。但要曉得如何叫謀道。如何叫憂道。謀以事言。憂以心言。擇善固執。所以謀之也。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。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。所以憂之也。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。有格致誠正修在。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。有常目在之之意。專於謀道憂道。自無暇及於食。爲己之意重。則爲人之意自輕。蓋這箇道是吾所固有的。有了這箇道。方成得人。若道上虧欠了一分。便不成人。所以這箇道是不得不謀。不得不憂的。若夫食是箇在外的物事。萬鍾於我何加。箠瓢陋巷。疏食飲水。於我何損。故君子所憂所謀。在彼不在此。但有一說。這箇謀食。猶云干祿。是道外之事。若夫居家勤儉。量入爲出。這便是道內之事。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。蔡虛齋有言。三代以降。井牧之政不復。天下之生紛紛。董董上之人。都不甚照管。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。任他自貧自富。自有自無。惟知有田則有租。有身則有庸而已。田連阡陌。由他無置錫之地。亦由他。則夫今之士。上旣未得有祿。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。老者欲安。少者欲懷。安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。



久遠。這兩先生所言，亦不可不知。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爲急，而一味急去。因虛齋言不得不爲數口計，而一味算計去。這箇急字計字，須有分寸。若過了一分，便在道外去了。讀兩先生之言者，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爲小人之意，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

### 知及之章

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。知及是格物致知事。仁守是誠意正心事。莊澁動禮，則修齊治平事。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。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，修齊治平功夫，不是全無的。不莊不以禮，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。章內六箇之字，雙峯饒氏謂及之守之，得之失之，此四之字，指理而言。澁之動之，此二之字，指民而言。皆要有著落，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話。說到虛渺去了，大抵人之學，先要明理。理不明，無下手處。所謂理者，非他，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。當然所以然之故，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，表裏精粗，無不洞晰，便是知及之。然知之非艱，行之惟艱。苟知雖及之，而物欲牽引，梏亡陷溺，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，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，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者，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，半塗而廢，遵道亦徒然爾。故必仁知兼備，然後可以言學，而猶未也。君子之學也，務其大，不忽其細。正其本，不遺其末。卽知及仁守矣。吾身之內美，旣已畢具，治世之大綱，亦已粗舉。然動容周旋，皆天理之流行也。苟臨民之際，而稍不莊重，則民不知敬。亦吾學之累矣。卽知及仁守，而又莊澁矣。整齊嚴肅之氣象，旣足生人之敬，保邦制治之規模，亦足服人之心。然細微曲折，皆天理之散見也。苟使民之際，而稍欠節文，則民不能興。亦吾學之疎矣。不莊澁，是瑟僂未能暢發到赫喧處，不以禮，是道之以德，而齊禮處未能精密。總見德愈全。

而責愈備。氣稟學問之小疵。皆不可不變化。而充滿之也。此夫子以全學望人。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。實相表裏。今日學者。無志聖學的。固不足論。亦有粗知辨別義理。未到知及地位。便自足了。粗能收拾身心。未到仁守地位。便自足了。大本尙未立得。何論小疵。此等人學。猶不學。須將此章反覆玩味。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。夫子所以憤樂忘年。顏子所以欲罷不能。吾輩資稟。萬不及聖賢。非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。安能有成。須要努力努力。

大全朱子有一條云。此章以仁爲主。所謂知及之。所以求吾仁。洩之動之。所以持養吾仁。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。若欲以知爲主。亦無不可。蓋小疵未去。便仁不成。仁知不成。知然此皆非正意。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。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。蓋仁知等字。若深言之。則不仁守也。叫不得知。不莊洩。不以禮也。叫不得仁。若淺言之。則知自知。仁自仁。莊禮自莊禮。不必以一字貫通章。

註氣稟學問之小疵。大全輔氏分配不莊。不以禮。恐非存疑總說。爲是不莊洩。註謂是厚於內。而不嚴於外。潛室陳氏。則以此心少怠。妄念便生。解不莊洩。蓋內外一體。不嚴於外。到底。是內面工夫有缺。註是淺一層說。陳氏是深一層說。禮字存疑。在動民者身上言。大全在民身上言。淺說兼言。當依淺說。如條教號令。張弛寬猛。緩急輕重得宜。便是禮。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。如蒐苗獮狩。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。此是就民身上言。

刁蒙吉云。禮者天理之節文。人事之儀則。此則去下句。而以義字易天字。蓋理自是天理。義者事之宜。言義則人事之儀則。亦在其中矣。認註最細。

### 益者三樂章

這一章。要人謹其所好樂。大抵好樂者。人情所必有。而所趨不同。趨於日益之途。則日益矣。趨於日損之途。則日損矣。益也者。初頭不覺其益。久之而益見焉。損也者。初頭不覺其損。久之而損見焉。故不可不謹。謹之於念慮之初。則有以遏其源。謹之於臨事之際。則有以挽其流。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。則有以清其介。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。則有以堅其志。尹氏註曰。君子之於好樂。可不謹哉。這一箇謹字。是一章骨子。謹卽省察克治之謂也。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。損者三樂。有益者又有損者。益者三。損者亦三。便有出此入彼。凜然可畏之意。雙峯饒氏曰。節禮樂三句。都是天理一邊。驕樂三句。都是人欲一邊。心向天理上。則德日進而有益。心向人欲上。則德日退而有損。但天理上事。不止三者。人欲上事。亦不止三者。夫子何以只就三者說。雙峯尙未發明得。大祇節禮樂三者。是人所最易厭的。驕樂三者。是人所最易犯的。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。本極繁瑣。而欲一一辨之。考其本末。定其是非。一毫粗不得。一毫浮不得。且舉世所不能明。而吾欲明之。則近迂。舉世所不能行。而我欲行之。則近怪。道人之善易。形己之短易。妨己之欲。且善者。或爲流俗之所怪。吾唱而人未必和。或爲形跡之所晦。吾信而人未必不疑。至於直諒多聞之友。多不善逢迎。不喜詭隨。且有大醇者。未必無小疵。有高世之行者。未必無遺俗之累。故三者。皆人所易厭也。而不知其益也。驕樂是尙意氣的人。其豪華足以驚流俗。佚遊是好清閒的人。其曠達足以惑高明。宴樂是有小慧的人。其尖巧足以誘庸愚。驕樂宴樂。總溺於聲色飲食宮室之類。但一尙粗豪。一弄聰明。佚遊則跳脫於聲色之外。只是尋山問水。以疎放爲高。故三者。皆人所易犯也。而不知其損也。朱子云。君子之於禮

樂也。講明不置。則存之熟。是非不謬。則守之正。存之熟。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。守之正。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。道人善而慕悅。勉強之意。新多賢友。而直諒多聞之士集。樂是三者。而不已焉。雖欲不收其放心。以進於善。亦不可得矣。其爲益豈不大哉。驕樂則不敬不和矣。佚遊則忌人之善矣。宴樂則憚親勝己矣。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。最明。苟於益者之樂。能擴充之。愈樂愈益。以至於不可限量。孔子之樂在其中。顏子之不改其樂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。苟於損者之樂。不遏絕之。愈樂愈損。以至於不可收拾。小人之無忌憚。無所不至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。所樂在此。則所惡在彼。樂一正。而七情皆正。樂一差。而七情皆差。誠不可不謹也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自審其所樂。果益者乎。損者乎。急去損而就益。深體尹註謹之一字。而實用力焉。勿將聖人之言。作一空話頭看過。

見善如不及章

這一章。夫子思兩種人。一種是知至意誠者。一種是身修。而能推以齊治平者。一則體全。而未能達於用。一則體用俱全。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。但知獨善。無用於世。此一種人。亦是擔當世道的人。只是其量未充滿。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。視體用俱全之士。雖有優劣。夫子之意。卻不重在優劣。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。以匡維世運。故已見者。則深幸之。未見者。則深望之。不是空空慨歎。見善如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精神全在兩如字上。註謂真知善惡。而誠好惡之。皆在這兩如字看出。俗說將這一種人。作沮溺丈人之流看。又或作激濁揚清。如東漢黨錮諸君看。皆大謬。此是顏曾冉閔地位。不是過於激揚的。亦不是竟爲高蹈的。曰我見其人矣。便見有這等人。庶幾人心可正。學術可興。曰吾聞其語矣。便見這等人。自古論人。

心者所必貴。論學術者所必重。求志達道之人。亦必先有此本領。然後可擴充而達於用。求志二字。要看得切實。志是何志。周官之法度。關雎麟趾之精意。皆是志內事。志如何求。不是空抱此志。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。堯舜君民事業。豈是可卒辦的。定要講習討論。戒愼恐懼工夫。熟後。方纔自信得過。行義依先輩。對上隱居說。猶言出仕耳。或云。惟君子之仕。可謂行君臣之義。在小人。只可云出仕。不可云行義。不必如此說。所達之道。卽所求之志也。兵農禮樂。盡範圍於道之中。朝野上下。皆涵濡於道之內。天地位而萬物育也。六府修而三事和也。方纔是達。故註謂惟伊尹太公之流。可以當之。曰。吾聞其語矣。便見自古論人者。必以此爲極。論學者。必以此爲至。曰。未見其人也。便是想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。如何可以造就得這樣人。不是傷時語。若作空空慨歎看。便非聖人意思。後來顏子到不遷不貳地位。而用行舍藏。與聖人一般。便是夫子拳拳之意。造就出來。天下人品何常。但看教者與學者之力量。何如耳。今日學者。讀這章書。先要在好惡上著力。將理欲界限。辨別得明。操持得定。果能到如不及。如探湯地位。擴而充之。便是求志達道的人。不要因夫子說未見。便謂這樣人。世間再沒有的。

顏子所造。不讓伊呂。註中云。顏子亦庶乎此。勿泥看。又云。隱而未見。不幸早死。則是以此章。在顏子既沒之後。愚意則以此章。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。先後本不可考。註中原用疑詞。似不妨以此備一說也。況天下之大。而有一二人焉。亦可謂未見。如未見好仁惡不仁。未見剛者。皆然。不必因未見一語。盡抑聖門高弟。

### 子張問仁章

這一章與子張論仁亦是因其病而藥之。大抵仁爲心之德。乃人所固有。人所以不仁。只是爲氣質所蔽。變化氣質。便是爲仁。但人氣質之病不一。因病用藥。方是良醫。故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。而夫子告之各不同。先要看得仁字分明。然後就諸子身上。看出夫子對病藥方。註中心存理得四字。是仁字正解。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。常存理得是事之理。常得分體用看。蓋卽令尹子文章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。仁非有他。只是心無私。事當理而已。但一爲氣質所蔽。則本無私者。不能無私。本當理者。不能當理。治之之法。疎忽不得。懈怠不得。有一件病。必須用一味藥。病一日不去。則藥一日停不得。怕不得苦口。厭不得煩瑣。曰五者。便是子張所當用之藥。曰於天下。便是用藥的時候。若五者缺一味。便偏了。若不是於天下。則藥力不到此。夫子未曾數出藥品。而先說一箇湯頭。與他聽。緣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。恐其易視之故。先說這箇冒頭。使他不敢忽略。蓋心存理得境界。未易到。能如是。庶幾可漸企矣。最要想像。夫子一段做醒他的意思。子張便瞿然請問。亦見其精進處。然與顏子請問其目。卻有分別。顏子之問目。是於天理人欲已判然。但恐其有遺漏。子張之請問。是覺向來工夫粗浮。全難憑據。夫子於是明示之曰。五者非他。俱是下學之事。平平無奇。但是要實下工夫。不是可以弄聰明。逞才力的一件。是恭。一件是寬。一件是信。一件是敏。一件是惠。以此五者存心。則心自然無私。以此五者求理。則理自然恰合。然行是五者。不是容易的。我欲行。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。許多瑣細的事來困我。自世俗看來。這五者。件件是病痛。件件有利害。非以不可行自暴。則以不能行自棄。廢於半途者有之。敗于垂成者有之。乍入乍出。乍起乍止。出門便礙。何況天下。這箇須要認得清。立得定。恭而或見侮。寬而衆不服。信而見疑。敏而無功。惠而不

報。不是五者之過。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。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。不是水不勝火也。果能行恭。則自不見侮。果能行寬。則自然得衆。果能行信。敏惠。則自然人任有功。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。行五者要到這箇地位。不是工夫至密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。安能如此。所以不但曰能行。而曰能行於天下。此五句。與天下歸仁。邦家無怨一例。所以考驗其能行之實。要鞭辟近裏。不是誇張功效。心至此。然後可謂心存。理至此。然後可謂理得。氣質之蔽盡去。本然之天自見。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。非有他也。這箇裏便有博文工夫在內。若不是博文。五者不要做偏了麼。亦便有約禮工夫在內。若不是約禮。五者不要自畫了麼。安得爲仁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各要想自家氣質偏處。偏在何處。便當用何工夫。如醫者認清病症。便服藥。漸漸消磨之。且時刻講究。時刻調理。自然風邪盡去。而原氣復還。如司馬牛樊遲問仁諸章。皆要如此看。若顏淵仲弓。則天資高。學力深。雖有乾道坤道之不同。然工夫卻較容易。學者且學司馬牛樊遲子張可也。

註。心存理得。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。勉齋分體用看。蒙引則云。恭則心不放。寬則心不褊。信則心不僞。敏則心不怠。惠則心不刻。此皆理之所在。故心存則理得。不分析。蒙引非也。雖中庸尊德性。朱子以存心貼之。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。然此處卻不如此。至後來講家。或欲以五者作理。以仁作心。或以五者爲心。仁爲理。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。貼理得。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。貼理得紛紛亂配。其端皆起於蒙引。欲翻勉齋之說。

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。蒙引謂其非本旨。此則蒙引是也。輔氏蓋亦認五者爲心之理。不知五者是

存心之功。而求理之事。不可直謂之心。不可直謂之理。

從勉齋蒙引說。則是仁從五者而出。此自用功時言。從輔氏說。則是五者從仁而出。此自成功時言。雖似皆有理。然此處正論用功。故輔氏之說。不當夾雜於此。至若晚村謂崇禎間名人所視仁字。則佛性也。五者則小乘名義也。乃從外面尋來。如禪家寄心法。於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。此是外道家言。又非輔氏比矣。

明季講家。謂於天下三字。是惟恐其寂守一心。要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。不知曰行五者。便不是寂守一心了。於天下三字。只是要其不間斷耳。不得如此講。玩註自明。

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五件。與所言之效。乃是主居民上者言。蓋子張時已出仕。此說太拘。

### 予欲無言章

這一章。註謂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。雙峯饒氏。謂與吾無隱乎爾章。大同小異。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。別無深晦的道路。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。不必於言語上求。雙峯之說。正是註意。蓋此二章。一言理是至顯的。不必求之高深。一言理是至實的。不必求之言語。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。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。最要看得好。不可將言字。太說壞了。聖人平日教人。都是用言。若將言字說壞。便是六經皆聖人糟粕話頭。不是孔門教法矣。只是這道理。充塞天地。原是至實的。聖賢之言。無非發明此理。若專在言語上求。卻似言則有此理。不言便沒有此理。看得道理不切實了。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。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。一日有予欲無言之歎。其指示深矣。而子貢則云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此其去聞性天道之時尚遠。正以



言語觀聖人之時。宜其聞夫子之言而未達也。夫子於是。卽天以明之曰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吾人所述者。天而已。而天何常有言哉。但見四時行焉。則理便流行於四時上。百物生焉。則理便發見於百物上。無時不然。無物不有一息之頃。一塵之微。莫非妙道。莫非精義。天固不待言也。善述天者。何必待言而後可述。堯舜禹湯。述之以爲君。皋夔稷契。述之以爲臣。易述之而爲卦爻象。書述之而爲典謨訓誥。詩述之而爲國風雅頌。豈以天之無言。而遂無可述哉。夫子斯言。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。隨處體認。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。不沾沾在言語上尋求也。必如此方是著實工夫。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。而一以貫之者。其得力於此也歟。一篇鄉黨。都是這箇意思。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。威儀容貌。無處不留心體察。蓋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。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。非與聞一貫之傳者。不能細心切實如此。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。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。所以又欲無言。使知隨處理會。若未曾講得明白。卽使就無言處尋求。教他何處下手。今日學者。讀這章書。要知道無不在於聖人言處。也去理會。無言處。也去理會。未明白者。要講究明白。已明白者。要著實體認。到工夫熟後。真見得天理流行。隨處充滿。鳶飛魚躍。無非至道。便是一貫境界。

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。入異端去。聖人因學者。徒以言語求此理。而不實體之身心。故發此以做之。非謂道本虛無。有不可說者在也。此一條是防援儒入墨之弊。看此章者。所不可不知。時行物生。亦最易墮入禪機。聖人是指點實理。不似禪家木犀香話頭。只是指點此心。

慶源輔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。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。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於密察者。非。



#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

孟子

伯夷非其君章

這一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。就是一部中庸的註腳。蓋天下道理。只有一箇中庸。君子只在這條路上走。稍有偏焉。雖百世之師如夷惠者。非君子所願學也。以伯夷之生平言之。嚴於惡惡。而不輕與人羣。其一種不屑就之意。真可謂清之至矣。使其當清而清。清而不隘。則清卽中矣。然其清也。卻不能無隘處。雖曰不念舊惡。求仁得仁。固有清而得中之時矣。然畢竟不中處常多。以柳下惠之生平言之。寬以處衆。而不輕與人絕。其一種不屑去之意。真可謂和之至矣。使其當和而和。和非不恭。則和卽中矣。然其和也。卻不能無不恭處。雖曰中倫中慮。不以三公易其介。固有和而得中之時矣。然畢竟不中處常多。所以孟子既詳敘其清和。而復一言以斷之曰。伯夷隘。柳下惠不恭。這不是言夷惠之清和不好。是言其清和有恰好處。亦有過當處。其恰好處。便是中。其過當處。便是隘不恭。如一不屑就也。理不當就而不就。便是中了。亦有可以就之時。彼亦不就。則是隘而已矣。一不屑去也。理不當去而不去。便是中了。亦有可以去之時。彼亦不去。是則不恭而已矣。隘非刻薄。亦是萬物一體之懷。惟恐開人爲不善之門。而欲以正直之道轉移之。但時或失之過。則謂之隘。不恭非輕薄。亦是萬物一體之懷。惟恐絕人爲善之路。而欲以忠厚之

道漸化之。但時或失之過。則謂之不恭。這箇隘的病。不要看小了。雖只是一點偏。然後世有一種疾惡太嚴。至於上下危疑。激成事變者。皆從這箇隘起。且未論至激變。纔有隘處。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。這箇不恭的病。不要看小了。雖只是一點偏。然後世有一種包容太過。至於賢否混淆。釀成禍敗者。皆從這不恭起。且未論到釀禍。纔有不恭處。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。君子以中庸爲學者也。雖當舉世頑鈍之時。得一隘者。亦可以維持天下之廉恥。如涼藥之可以治熱疾。是亦厲世磨鈍之助也。百世之師也。然不敢以是爲學也。雖當舉世殘忍之時。得一不恭者。亦可以消融天下之慘刻。如熱藥之可以治寒疾。是亦革薄從忠之藉也。百世之師也。然不敢以是爲學也。學夫清之得中者。猶恐其失之隘。況以隘爲學耶。以隘爲學。將有不止於不恭者矣。故由其清之中者。不由其清之隘者。則善學夷者也。由其和之中者。不由其和之不恭者。則善學惠者也。此孔子之所以爲時中。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。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。垂教萬世。皆是這箇意思。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。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。以憂學者至矣。這箇憂字。最說得好。孟子不是空空評論二子。全是要學者歸到中道上。然須先將中之界限。辨得明白。方纔能得中。不然。則自以爲中。而不免於偏者。多矣。在夷與惠。何常不要中。皆是不知不覺。做成隘不恭。學者誠有意化夷惠之偏。而學君子之中。其必始於致知格物之功歟。孟子所以又曰。猶射於百步之外也。其至爾力也。其中非爾力也。今日學者病痛。又不但在隘不恭。只知自私自利。看得天下之是非邪正。漠不相關。有時激而爲忿戾。爲恣睢。也是從己私起見。何嘗是伯夷之隘。有時流而爲詭隨。爲摸稜。也是從己私起見。何嘗是柳

下之不恭。故必先立一必爲聖人之志。在正路上走了。然後再辨其隘不隘。恭不恭。

上二節間架。丘月林摘訓。分得最好。謂不差。不卑。與不事不友相照。不隱賢四句。與不立五句相照。爾爲爾與鄉人相照。援止與不受相照。俱是一節深一節。又謂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。不隱二句。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。不自失亦是帶說。俱不重。只重和上。蒙引卻重介處了。又援止照上諸侯來。不泛說。皆說得極分明。但須知所謂一節深一節。只是說其清和。尙未說到隘不恭。明季講家多誤看。夷惠只是偏。若楊墨於陵。則僻矣。百世之師章。取其偏以救世。此章指其偏以明道。大全朱子。明謂孟子直說他隘不恭。不曾說末流如此。今時文猶有主末流說者。非。又有云。隘不恭。特以迹言之。然心與迹一也。又有云。所遇之時不同。不得已也。然不得已。何不如孔子乎。此皆欲回護二子。不知正不必回護也。

蒙引謂由其清。不由其隘。存疑非之。蓋以其清。不由其隘。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。何以又云。願學孔子也。不知蒙引自云。由其清之得處。不由其清之隘處。固無病。淺說亦主蒙引。君子暗指孔子。亦指學孔子者。輿論語逸民章。及孟子養氣章。皆相表裏。

幾亭陳氏曰。時中之聖。惡惡未嘗不嚴。顧其惡也。乃矜憫之。伯夷則直惡之而已。若將浼焉。惻怛微而潔己勝也。不磷不淄。明示入羣不亂之意。亦與焉能浼我相似。顧其入也。乃欲從而變化之。柳下則夷猶玩忽之而已。不必孳孳於成物。蓋皆於萬物一體。有未至處。是故清和二聖。殊病同根。愚謂幾亭此條不是。若於萬物一體。有未至處。安得謂聖二子與孔子一樣。只是分寸上稍偏。

不恭最難體認。明季講家謂其外雖偕。其心則謂世爲混濁。不可責以禮法。分明有玩弄一世意。愚謂不然。如此則看惠作東方朔一流人矣。朔是學惠而弊者。與惠不同。惠之不恭。只是欲漸以化之。放得太寬不謹嚴耳。雖大全朱子亦謂其心玩世。視人如無也。然惠之玩世。不比東方朔之玩世。

# 松陽講義卷之十二

孟子

## 王者之迹章

這一章因前章歷敘羣聖而繼以孔子，亦是示人存幾希的樣子。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，而兼禹湯文武之憂勤惕厲，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樂春秋，此獨以春秋言者，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，故特言之是矣。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，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，亦未言其義之如何，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，春秋所以存幾希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，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。開口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，明儒云：天下有王者，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，而播爲詩歌；天下無王者，則此義紊於霸圖，而聖人因定爲筆削，說得極明。蓋王霸之分，卽是人禽之辨。詩春秋之作，皆所以使人遠於禽獸。雖春秋不但接詩，王者之迹熄，亦不但詩亡，自王迹熄而易書禮皆亡矣。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，而詩春秋絕續之際，尤顯而易見，故就詩言之，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，蓋自成康而下，其詩爲正雅，所以詠歌政教號令之盛，詩卽王迹也。自厲宣而降，其詩爲變雅，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，王迹猶存乎詩也。自黍離降爲國風以後，天子旣無命德討罪之權，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，宰啗祭伯之屬，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，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，大道晦而人心惑，雖草野之中，間有公論，然緇衣候人

之篇出其間。桑中溱洧之篇。亦出其間。是非混淆。無復能辨。王者之迹。於是而滅絕矣。本因王迹熄而詩亡。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熄。此時若無人焉。別嫌疑。明是非。將邪正之辨。正告天下。天下將肯淪於禽獸而不自知。孔子有憂之。故因魯史舊文。而筆削焉。因會盟戰伐之事。而寓褒貶予奪之義。以禮樂征伐歸天子。以三綱五常歸人心。討其亂臣賊子。正其邪說。暴行。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。大義炳如。而春秋一書。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。是春秋也。孔子作之。卽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。孔子之心。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。無論諸子百家。不能窺其精微。卽如魯史舊文。固當時所稱周禮盡在魯。列國之書。皆不能及者也。然其實與晉乘楚檮杌等耳。雖有高於晉楚之處。然非能大相遠也。蓋其事不過桓文之事。非能窺見桓文之隱微也。其文不過史之文。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。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事。近於仁也。然特假仁之名耳。非真仁也。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。近於義也。然特假義之名耳。非真義也。史之文筆削。非不嚴也。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。史之文褒貶。非不慎也。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。是則其事其文。雖非無可取。而揆之孔子春秋之義。則相去固懸絕矣。故孔子曰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竊取云者。雖不敢當作之名。然亦可見其非復魯史之舊矣。一筆削之間。而變史爲經。變霸爲王。非作而何哉。雖欲辭之。而不可得矣。未作之春秋。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。春秋作。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。未作之春秋。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。春秋作。而人欲皆化爲天理矣。春秋不必盡刪舊史之事。惟卽其事而明其義。則雖重耳小白之所行。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。曉然可見矣。春秋不必盡變舊史之文。惟卽其文而著其義。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。而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。昭然可知矣。所謂撥亂世反之正。無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。拔



之於禽獸之域。而躋之於君子之途。夫子爲東周之志。不得行於天下。而悉寓之於此。所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上律天時。下襲水土者。悉見於此。自有春秋。則詩亡而不亡。王迹熄而不熄。孟子一生學術。亦俱本於此。七篇之中。無非春秋之旨。今學者讀春秋。不可作故事看了。須知其字字指示我人禽關頭。明白得春秋之義一分。方遠得禽獸一分。彼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者。固不知這箇義。卽漢儒之附會穿鑿。亦未深知這箇義。惟熟玩胡文定之傳。而折衷於程朱之論。方纔知這一書。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。

註以詩亡爲雅亡。是主胡文定說。呂成公則云。雅亡而風未亡。清議猶凜凜焉。變風終於陳靈。而詩遂亡。是以詩亡爲風亡。與朱子註不同。今當依註。大抵周之衰也。天子之賞罰不足憑。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。於是乎有變雅。其又衰也。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。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。於是乎有變風。其又衰也。則橫議起。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。此論一代盛衰之勢。固然。然變風詩人之力。量小。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。量大。所以風雖未亡。便謂之詩亡。至夫子春秋之作。雖與變風詩人。同是庶人之議。而力量又大不同。

其義。蔡氏謂是王者之義。存疑。謂是春秋之義。存疑。說是。蓋雖春秋之義。亦卽是王者之義。但本文所指。則自有所主也。

竊取。只是謙詞。雙峰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。故曰竊取。似非註意。

### 君子之澤章

這一章承上三章。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。君子之澤節。引起下節。猶云去聖人之世。若此其未遠也。君

子小人俱指聖賢。但以有位無位。別言之耳。孔子之澤。雖百世不斬。此云五世而斬者。蓋即以尋常君子。小人之澤言之。亦必至五世而斬。而天縱之聖可知矣。既在五世之內。豈以未曾親炙。未得爲徒。而其道統。遂邈乎不可接耶。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然其流風餘韻。未嘗不存。所患者。自暴自棄。則澤雖存。而無益於吾耳。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。則雖處百世之下。猶能興起。而況在五世之內乎。一章所重。全在私淑句。最要看得精實。所私淑在何處。用何工夫去私淑。不可草草看過了。所私淑者。只是仁義。仁義也者。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者也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。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也。王伯之所自分也。吾儒楊墨之所自辨也。一部春秋。無非發明此二字。親親長長。是其本領。井田學校。是其作用。孟子一生願學孔子。學此而已。至論其工夫大綱。只是一箇敬字。敬卽前章註中所謂憂勤惕厲也。其節目則在知言養氣。知言卽孔門博文。虞書惟精工夫。養氣卽孔門約禮。虞書惟一工夫。自古聖賢。只是用此三件工夫。去學仁義。無他法也。看得私淑二字明。則孔孟精微。俱在內了。這一箇人字。註謂是子思之徒。蓋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。特聞其道於其徒。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。子思之徒。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。而孟子由其流而溯其源。去其疵而得其醇。遂直接孔子之統。雖未嘗與顏曾子思同升洙泗之堂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。雖淵源於子思之徒。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。所謂青出於藍。而青於藍。此是何等力量。說到此。便隱然見孔子之道。萃在一身。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。萃在一身。其自任之意。亦至矣。要之孟子所以必欲如孔子者。不是要做聖人。只是怕做禽獸。天下只有這兩途。不是聖人路上人。便是禽獸路上人。出此入彼。中間更無住足之處。今學者見人要他學聖。便以爲迂遠。不知

舍此一途，便不得爲人。在此一途走，雖淺深生熟不同，皆人類也。不在此一途上走，雖聰明蓋世，才力過人，皆非人類也。可不懼哉！可不懼哉！繼孟子而私淑孔子者，周程張朱也。其自任與孟子同，亦只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。竝不是好高。學者看書到這等處，要想見聖賢一段萬不得已之心，切不可認作迂闊話頭。

### 仁人心也章

這一章，是言仁義之切於人，而不可不求。大抵戰國之人，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，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，看作沒要緊的工夫。不知若使這箇道理是沒要緊的，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。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，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。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：這仁不是別物，就是人的心；人但知有知有覺者，心不知這知覺一離乎天理，便與禽獸一般。如何叫得人心，須是知覺與天理合，方可叫做人心。故這仁，乃人心也。此是指仁爲心，不是指心爲仁。這義不是別物，就是人的路。人但知走得的，便叫路。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，便如行荆棘一般。如何叫得人路，須步步在正理上走，方是人路。故這義，乃人路也。此亦是指義爲路，不是指路爲義。謂之人心人路，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。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，拘於氣稟，蔽於物欲，有正路而不由，反以荆棘之路爲正路也。有本心而不守，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。存於內者，純是一團私意，發出來，全是一段邪氣，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。然這箇局面，不是不可轉的。轉移之機，亦在人耳。蓋這箇人心人路，分言之，則有二；合言之，總是一箇心。義亦是心之所發也。使人能一旦猛省，知這箇是吾之心，不可須臾離的，而奮然求之，何難使已放者復入於內，還其仁義之本然哉！無

如視其心。曾不若雞犬。或溺於功利詞章而不知求。或汨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。自暴者終於自暴。自棄者終於自棄。氣稟之拘日益甚。物欲之蔽日益深。安於荆棘。甘於禽獸。故世之衰者愈衰。道之微者愈微。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。這不是仁義不可求。是人自不肯去求耳。所以古之聖賢。設爲學問之道。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。以至齊治平。中庸之學問思辨行。尊德性而道問學。其事多端。這不是好爲迂闊。強人以煩苦之事。只是要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。人能從這學問上用力。則氣質自然日變化。物欲自然日消磨。存於中者皆天理。而遠於禽獸。發於外者皆正道。而遠於荆棘。由淺而深。由生而熟。由美大而聖神。適還其人心人路之本。然程子所謂志氣清明。義理昭著。而可以上達也。誠反覆此章。則從事學問以求仁義。自不容已矣。但此章先儒之說。多有異同。須要精辨。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爲求放心。而謂求放心之外。別無學問。這便流入於禪。其差不待言矣。卽朱子初說。謂放心不收。則何者爲學問思辨。存得此心。方可做去。將學問求放心。分作兩段。亦是未定之論。語類中明明以此說爲未是。惟大全雙峯饒氏之說曰。上文說仁人心也。是把心做義理之心。不應下文心字。又別是一意。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。不令昏放。則只說從知覺上去。恐與仁人心也。不相接了。曩嘗以此質之勉齋。勉齋云。此章首言仁人心。是言仁乃人之心。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言學問之道。非止一端。如講習討論。玩索涵養。持守踐行。擴充克治。皆是。其所以如此者。非有他也。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。此乃學問之道也。三箇心字。脈絡聯貫。皆是指仁而言。今讀者不以仁言心。非矣。這一條說得最的確詳盡。與語類中所載朱子定論合。集註之意。亦是如此。講家依勉齋之說者。或以集註爲誤。此亦不是。蒙引謂求放心是

下學事。義禮昭著。則說向上達。非謂求放心。而後可學問也。得集註之意矣。究竟辨明先儒之異同不難。要實下工夫。則難。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。猛力去做。擇善固執。靜而存養。動而省察。念念必從天理上起。事事必在天理上行。務使仁義之本心。一毫不走失。卓然出於氣稟物欲之上。方成得箇人。若不去實下工夫。總然辨別得先儒的同異。只是遙望得一箇路徑。不會去走。也不濟事。

淺說以學問之道。對學問之事言。謂學問之道。是中庸尊德性工夫。學問之事。是中庸道問學工夫。此本朱子初說。而誤看集註意也。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。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。學問之道內。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。

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。此以對待者言也。若以其流行者言之。仁初發出。只是一點萌芽。及其盛。則爲禮。及其成。則爲義。既成而藏。則爲知。故或將仁禮分體用。或將仁義分體用。或將仁知分體用。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。義爲人路。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。皆發出在外。

### 鈞是人也章

這一章論大人之所以爲大人。在先立其心。詞義明白。只是立的工夫。孟子不曾明言。晚村云。孟子爲邪說。以理義爲外。故其立言。每直指本體。示人固有處多。而不及工夫。如放心章之求字。身體二章之養字。此章之立字。皆懸空說。在三字中。煞有工夫。非前後際斷。空洞森羅之謂立也。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。舉示魯阜民安坐瞑目。用力操存半月。一日下樓。忽覺此心中立。象山見之曰。此理已顯也。然則象山之所謂立。立其所立。非孟子之所謂立也。孟子之立。欲得其能思之職。如象山論。乃不立其大耳。然則先立

之工夫如何。曰：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。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，看孔子子思所說，卽得之矣。晚村此一段發揮得極好，愚謂更不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。孟子所用之功如何，亦曰知言養氣而已。知言卽孔子所謂博文，子思所謂擇善，書之所謂惟精，是平日間能思養氣卽是集義。孔子所謂約禮，子思所謂固執，書之所謂惟一，是臨事時能思，思之篤實處謂之誠，思之嚴密處謂之敬。故范氏箴曰：君子存誠，克念克敬，念卽思也。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。誠敬卽在知言養氣上見，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敬。但誠敬是就大綱說，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。雖不睹不聞之戒懼，亦是誠敬。然在思前一層，不得專指此也。謂之先者，蓋這知言養氣工夫，俱要積累做去，不是一日可到的。故必及早下手，亦不是要人專在不睹不聞時用力也。從古聖賢學問，只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，惟虛無寂滅之學，欲人屏絕思慮，則心之官便廢了。雖自認一箇昭昭靈靈的，能爲萬象主，卻只是一團氣。何嘗立得大者，所以晚村謂象山乃不立其大者也。所云小者不能奪，猶云道心常爲主，而人心聽命焉。此處要與志壹動氣，氣壹動志分別看。蓋志壹動氣，有好的壹，有不好的壹，氣壹動志，亦有好的壹，有不好的壹。以好的論，則無論志動氣，氣動志，皆是能思而得之，皆所謂先立乎其大者。以不好的論，則無論志動氣，氣動志，皆是不思而不得，皆所謂奪於小者。不可專認氣壹動志爲奪於小，亦不可專認志壹動氣爲立其大也。晚村云：心得其官，則耳目皆從，無非思也。最明前章所謂求放心卽是先立乎其大者。所謂舍其路而不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卽是奪於小者。是不特大人小人之分，直是人禽之分。范氏一箴，可危可懼，學者讀這章書，要知常操此心，未發之時，則戒懼恐懼，以立其思之體。發於平日，則以思去讀書窮理。發於臨事，則以思去省察克

治皆是立其思之用。總要此心在天理上。便是能立。不是空空把捉。謂之立也。若此心絲毫不在天理上。便是爲小體所奪。所謂心爲形役也。成何人品。想至此。須刻刻有戰戰兢兢之念。方得。

張江陵直解講此章云。立本固可以應事。而制外亦所以養中。故必於淫聲美色。禁之使不接於耳目。庶幾外者不入。而內者亦固矣。此是將無暴其氣意。補在言外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。固兼得持志養氣也。

艾千子云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字中兼人心道心。此誤也。依此說。則思則得之。亦未必盡合於義理乎。晚村云。得之謂得事物之理。非得心之官也。足破艾千子惑矣。蓋此章思字。專以思之善者言。若思之不善者。多由奪於小者。正所謂不思也。不思不是冥然無覺。不在正路上。千思萬想。只喚做不思。

人皆可以爲堯舜章

這一章與滕文公爲世子章。俱是堯舜可爲之意。而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。俱就孝弟說。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。故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是此章最緊要處。然言孝弟。卻先言徐行後長者。蓋孝弟二字。若廣言之。如孝經所云。刑乎四海。通乎神明。亦非學者所易到。若徐行後長。及衣服言行之間。乃是小學工夫。而刑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。有子所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故先指是言之。又是孝弟之下手處。其示人之意尤切。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。勿泛講了。集註解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載陳氏楊氏二說。陳氏一條。卽孝經所言之孝弟也。楊氏一條。卽有子所言之孝弟也。陳氏一條。其意闊。雖堯之於變時雍。舜之四方風動。不過是人人親其親。長其長耳。只完得孝弟的事。孝弟之外。別無道理。楊氏一條。其

意切。堯之於變。必本於親九族。舜之風動。必本於夔夔齋栗。許多至廣至大。至精至微的道理。都從這孝弟始。猶云仁之實。事親是也。義之實。從兄是也。二說雖互相發明。卻微不同。陳氏一條是賓意。楊氏一條是正意。服堯之服。誦堯之言行。堯之行。俱要切孝弟講。堯之服何服也。寧朴無華。寧平無奇。孝弟之服也。一切盛麗之服。奇裘之服。皆是玷辱父兄之服。非堯之服也。堯之言何言也。寧拙無巧。寧訥無多。孝弟之言也。一切虛誕之言。躁妄之言。皆是玷辱父兄之言。非堯之言也。堯之行何行也。寧卑無亢。寧拘無肆。孝弟之行也。一切矜高之行。誇張之行。皆玷辱父兄之行。非堯之行也。不必遽學其勳之放。不必遽學其光之被。只此動容周旋間。履繩蹈矩。刻刻是祇父恭兄之念。堯以安而我以勉。堯以帝而我以儒。雖生熟不同。尊卑不同。而油油乎孝弟則同。被四表格上下之基本。已在是矣。不儼然一堯也哉。所謂堯舜可爲者。亦爲之於此而已矣。不然。不但不如堯。而且入於桀之路。堯與桀分途。亦只在此。孝弟亦只在此。徐行後長之孝弟。可不懼哉。是又明其不惟可爲。且不可不爲者也。孟子所以諄諄於此者。大約曹交衣冠言動之間。狂妄粗率。全無孝弟氣象。小學工夫。未嘗下手。雖驟告以大學。猶無基而厚墉。適增其病痛而已。故所以告之如此。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。乃交僅答以假館受業之言。曾不自知其病痛所在。無論其志之不篤。即使志果篤。而爲之亦無頭腦。孟子所以又教之曰。夫道若大路。豈難知哉。言道本人性所固有。古今所同然。明白易曉。講求不難也。只是求之有序。須要從切實處做起。人卻不知求耳。不從切實處求。雖朝夕講貫無益也。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。衣服言行皆務不離孝弟。孝弟之道既盡。則其心和順。以和順之心。觀天下之理。觸處可見。不必負笈從師。而無處非師。故集註謂此是餘力學文之意。猶



論語弟子章。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。而擴而充之。知行俱造其極。總不外是。不待言矣。不益信堯舜之可爲哉。此最可想見。孟子教人。循循有序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吾人欲爲聖人。須從小學做起。小學工夫不會做得。則道雖若大路。然亦體認不出。卽能窺見一二。終不濟事。雖曰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。不免扞格而不入。所以朱子特輯一部小學書。教人先從事於此。而後進於大學。與孟子告曹交之意。若合符節。這箇小學書。雖爲童蒙而設。然知童蒙時。不會做得這箇工夫。雖到白頭。仍須從這箇做起。切莫輕忽了。不勝匹雛。舉百鈞。舉烏獲之任。講家俱云。總在一人身上言。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。固是。然力不同科。如何人人能烏獲。此還只是借喻。世間猶有不盡然者。若爲堯舜。則無有不可能者。明季講家俱云。堯舜之道。道字不另講。下孝弟卽是道也。看來道字較闊。卽本立道生之道。孝弟則其本也。

講家俱云。大道明白現前。故下句云。豈難知哉。純以知言。與人路路字。作共由看者不同。此亦似拘。白文雖以知言似兼得行意。致知力行。總要從孝弟做起。

大全朱子講夫道句云。道之精微。固難知也。然自始學言之。則如是而爲孝。如是而爲弟。如是而爲不孝。如是而爲不弟。其大體向背之間。豈不明而易知乎。淺說云。夫道道字。說得廣。不專指孝弟。所謂萬理咸備也。與朱子不同。然集註卻似用淺說之意。今從之。

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

這一章。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鍊。言外便有要人盡仁義之意。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。人都道是迂闊。只

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。道是將外邊的道理勉強他。要他學。要他慮。所以不肯從。故孟子平日拳拳與人言性善。只是要人知善。乃人所固有。便知是不可須臾離的。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。聖賢教人學。教人慮。並不是勉強人。人之本來。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。原有不慮而知之良知。只是囿于氣稟。蔽于物欲。不學而能者。不復能矣。不慮而知者。不復知矣。故學也者。所以復其不學之體。慮也者。所以復其不慮之體。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強人。這良知良能。從何處見得。只看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。孩提稍長。無不知敬其兄。這豈待學慮的。豈不是良知良能。廢世間不孝不友之人。只是喪失其本心。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。聖賢教人以孝友者。只是欲復還其本然。亦並非強之以所本無也。既知孩提愛敬爲良知良能。則仁義皆良知良能。不必疑矣。蓋這孩提之愛親。便是仁之發。仁之實。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。仁非由外鑠也。這稍長之敬兄。便是義之發。義之實。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。義非由外鑠也。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。卽是仁義。這段緣故。人未必曉得。疑知能之在孩提者。與仁義無干。這也極容易明白的。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。不是達之天下。無不同之的。歷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。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。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。豈能外此。仁義既不外此。則仁義非外鑠。不必更疑。仁義既非外鑠。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。擴充之。由親親敬長。以造乎其極。變化其氣質。掃除其物欲。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。學雖勞。慮雖苦。有不可已者。這與論性善諸章。相爲表裏。以孩提愛敬。驗仁義之固有。就如以乍見入井。驗仁。以噉爾蹴爾。不屑驗義。以平旦好惡。驗仁義。都是一樣意思。自姚江之學興。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。因借不學不慮字樣。便欲掃除學慮。而孟子之旨盡晦。不知孟子所謂良知。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。陽明所謂良知。

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。天淵不同。孟子言不學不慮。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。非以學慮爲不好。而必欲掃除之也。此種議論。真是亂道。將程朱之書。細細玩味。自知其謬。今日學者。讀這章書。不怕不知仁義。吾所固有。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。不能拔出。因循苟且。過了日子。孤負孟子一番提醒。須從愛親敬長做起。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。專在仁義上走。認得清。守得定。擴得開。方成得箇人。

此章孟子之意。是以仁義爲良知良能。姚江之徒。卻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。所以不同。明季講家。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。便易墮入那一邊去。孟子第一節。雖未提出仁義。然卻暗指仁義。

潛室陳氏及存疑。俱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發。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實。二說似可兼用。蒙引淺說。俱只云親親卽是仁。敬長卽是義。似混淺說。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。人之本然。末節言愛親敬長。人之同然。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。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。只是帶言淺說是也。達字。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。講家有欲作擴充看者。大謬。

### 孔子登東山章

這一章集註謂言聖人之道。大而有本。學之者必以其漸。乃能至也。一章大旨已了然。但讀者須要細認。如何樣叫做大。如何樣叫做本。如何樣是以其漸。要一一尋到實處。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。空空說過了。所謂大。卽中庸之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語大莫能載。語小莫能破者。是也。道本如是。其大。聖人適還其道之大。以其體言之。則無一理之不具。以其用言之。則無一處之不到。堯舜文武。天時水土。俱不能出其範圍。中行狂狷。善人君子。俱莫能窺其涯涘。所以在一國。則高出於一國。在天下。則高

出於天下。不但諸子百家。難與比擬。卽亞聖如顏子。亦自歎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百世之師如夷惠。亦難並其金聲玉振。賢於堯舜。盛於百王。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。而據其地位言之。則有不足當其一盼者。如此看。方是集註一箇大字。所謂本。卽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。卽中庸所謂溥博淵泉。所謂立大本。知化育。上節大字。兼體用言。此節本字。端以體言。是就大字中抽出言之。本只是心。但是義理融洽之心。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。不是空空一箇心。若空空一箇心。則是佛老杳冥昏默之心。不足以應萬事。不可爲本。切莫錯看。這本既立。無處不可貫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皆從此出。猶水之有源。猶日月之有明。水有源。而滔滔汨汨。其流自不可限量。日月有明。而旁燭無疆。其光自不可遏抑。要如此看。方是集註一箇本字。然其所謂大。豈一蹴可至乎。其所謂本。豈一蹴可至乎。是有其序焉。故孟子以成章後達言之。而朱子以漸字解之。所謂漸者。與大學之由誠正修。而後齊治平。中庸之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不同。大學中庸。是行道之當以漸。此是進道之當以漸。故慶源輔氏曰。如自有諸己之謂信。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。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。其間次第。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。講成章及註漸字最明。蓋行道之序。如讀書者。先讀了四書。然後讀本經。進道之序。如讀書者。四書也要讀熟了。然後講本經。也要讀熟了。然後講。雖同爲循序漸進。然卻不同。須辨時解。有以從本至大爲成章後達者。指成章爲應觀瀾節。指達爲應登山節。此最謬。依此說。則是行道之漸。而非進道之漸。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。且上節有本。已是一貫地位。豈可僅謂之成章。至論成章工夫。不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。而德性問學工夫。皆不是一層。皆要循序漸進。由小成而大成。由希賢而希聖。而希天。如水之滿一坎。復進一坎。節節有成章。節節有箇達。求道之大處。

要如此。求道之本處。亦要如此。前二節。歎聖道大而有本。猶顏子歎彌高彌堅。末一節。則猶言循循然也。此是自言其願學孔子本領。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动心。便是成章後達樣子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天下無不可學之聖道。亦無可驟學之聖道。惟從事於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。知言養氣之功。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。候做成了一節。又進一節。不患不到絕頂地位。但有一說。孟子這段話。是爲有志聖道。而未嘗循序者言。今之學者。病痛不在不能循序漸進。在未有學聖道之志。束髮讀書。都從名利起見。非真欲求升堂入室也。故終日對聖賢書。只叫得自暴自棄。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。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。

此章註中聖人。似專指孔子。正孟子願學之意。蒙引淺說。俱云泛說。不專指孔子者。恐非。又章首孔子二字。顧麟士謂應一讀。蓋以登東山泰山。原非實事也。蒙引卽作孔子登山說。辛復元亦疑其實有此事。恐皆未是。

蒙引云。首節四句。通是假借形容話。小註謂以登山觀海。起聖門難爲言者。非。淺說云。遊於聖人之門。一句。與上句一例。亦是形容說。愚謂小註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。固似未妥。蒙引淺說。謂登東山四句。通是形容說。亦非。須依存疑。謂登東山二句。是形容說。意在言外。觀海句起下聖門句。蒙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大。一理渾然。爲聖道之本。愚謂泛應曲當。一理渾然。皆是聖道之大處。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言之。

註云。成章所積者厚。而文章外見也。蒙引謂所積者厚。如中庸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。文章外見。則如所

謂形著明也。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。此皆與大全慶源輔氏之說不同。邱月林曰。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。註謂文章外見。只是先解字面如此。當依存疑爲是。蒙引便認以爲形著明。則全說效驗。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略矣。況成章方是下學。便以爲有本。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。又只單說箇大。此說尤爲誤人。駁蒙引淺說之非極明。

講家謂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。狂簡成章尙有病。故須裁之。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。乃中行路上走。故能達。此分別得是。

### 仁也者人也章

這一章是勉人求仁。仁之一字。有偏言之者。是以愛之理言。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。有專言之者。是以心之德言。當時莫不以爲迂闊。而不切於人。自仁之一字。不明於天下。於是蚩蚩之衆。惟知負形秉氣。有知有覺之爲人。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。聰明之士。則又各因其所見。自成一道理。道益紛。而天下之人益壞。不知天下的人。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。天下的道。斷無有不根於仁。而可以爲道者。這箇仁。不是可有可無的。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。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。以其具於人之心。而非是無以爲心。則曰。仁。人心也。以其具於人之身。而非是併無以爲人。則曰。仁也者。人也。故人固必有形氣。使空有形氣。無這箇仁。可以爲人乎。人固必有知覺。使空有知覺。無這箇仁。可以爲人乎。是有這仁。方成得人。有這人。卽有這仁。仁與人原是合一的。所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者也。但就靜存之時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。分而言之。則謂之仁。就發見之時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。合而言之。則謂之道。仁卽天命之性。道卽率性之道也。

喜怒哀樂。人之情也。而合於仁。則喜怒哀樂卽爲道。視聽言動。人之事也。而合於仁。則視聽言動卽爲道。君臣父子。人之倫也。而合於仁。則君臣父子卽爲道。若舍仁而言道。不入於浮薄。則入於煩苛。不溺於虛無。則遁於寂滅。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。非聖賢所謂道也。是則一離乎仁。不成其爲人。亦不成其爲道。雖侈然忝然。自號曰人。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。何嘗是人。雖巍然燦然。自號曰道。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。何嘗是道。所以孟子當日。有時以仁義竝言。有時以仁禮竝言。有時以仁知竝言。有時以仁義禮知竝言。總之。只是一箇仁。至此專提以示人曰。仁也者。人也。合而言之。道也。此與性善之論。實相表裏。性之所以爲善者。正以性卽仁也。孟子一生。知言養氣。無非所以求此仁。故曰。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求放心。卽求仁也。是卽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。春秋之時。人皆知重仁。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。孟子之時。人不知重仁。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聖賢教人求仁。不是好爲迂闊。是不得不然之事。誠以非仁無以爲人。非仁無以爲道也。若仁可離得。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。然空言仁之當求。亦無益。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。猛力向前。自強不息。必求到熟的地位。方不自負聖賢這等樣鞭策。

此章有重在仁字者。有重在道字者。有重在人字者。重仁重道。則是踐形之意。重人。則是道不遠人之意。明季講家。大抵皆重在人字。蒙引一說重仁。一說重道。存疑兼重仁道。重仁道爲是。而重仁者尤長。今從之。

仁字道字。大全朱子。謂仁則性而已。道則父子之親。君臣之分。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。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。此處不分性道。二說似不同。只依朱子爲是。

蒙引又云。仁也者。人也。全重在人。未有合意。至下句方合之。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。此條亦不是。仁也者。人也。便是合矣。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。仁也者。人也。是本來合。合而言之。是責人合。蒙引殊混。朱子謂仁也者。人也。與中庸仁者。人也。有切己言統言之分。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。孟子是專言之仁。故爾。其以仁責人。卻一樣。

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。則不見理之所寓。言人而不言仁。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。須知孟子口氣。原不如此互說。朱子言仁而不言人。此一意是賓意。不是正貼本文。



